

第十三屆 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散文類 / 新詩類

文學獎	
序	4
散文類總評	8
散文類得獎作品	10
首獎——大餅	12
第二名——合仔的工具袋	24
第三名——四分之三的月圓	34
佳作——陳墨——沈默	40
佳作——阿土不阿土	52
佳作——看見虎尾	64
入選——阿兄，你在彼岸好嗎？	76
入選——雨季	86
入選——危城之六輕症候群	96
林文彬	
游善鈞	
黃振裕	
林建華	
黃振裕	
王美惠	
張綺	
顏炫星	
程裕智	
程裕智	10
新詩類得獎作品	116
入選——六房媽的隨香與傳承	106
顏貴雄	
首獎——你是一張白色的批信	118
曾美滿	
第二名——我在汪洋的縣書裡，讀出一艘戰艦	124
王聖杰	
第三名——火車何時倒轉來	128
程裕智	
佳作——念咒	132
游善鈞	
佳作——我的小鎮沒有台一線	136
周威成	
入選——故鄉·印象	140
陳啟淦	
入選——濕地的三種想像	144
王大豐	
入選——一位客籍詩人的最後夜晚	148
劉志宏	
入選——笨港（台語詩）	152
顏炫星	
入選——路過台北	156
曾美滿	

文花百面開

「嘉南雲峰插天界，濁溪烏金滾滾來。」這是 2017 年雲林主辦臺灣燈會時，雲林子弟臺語詩人林沈默為雲林所寫的一首詩的開場，氣勢磅礴，名為「雲林新世界」。詩中，感念雲林先祖開墾的辛勞，庇蔭子孫；自信雲林文化的多采，文武四海；驕傲雲林土地的涵養，豐碩澎湃。

雲林的自信，不講你不知，所以要寫出來。雲林文化藝術獎從舉辦以來，倡導地方文學創作，因此，孕育出許多優秀的作家與作品，讓我們感受到雲林縣文學的多樣之美，也感受到家鄉濃厚的文學氣息，這都是藉由文化藝術獎及在地作家多年奮鬥的成果與累積，才能有如此美好的文化氣息。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徵選今年邁入第十三年，透過這個薈萃文采的徵選平台，鼓勵創作者對雲林在地文化的細膩感知與辛勤挖掘，豐富雲林文化的內涵及不同的風貌。今年徵選類別為新詩類及散文類，透過專家學者嚴謹的討論，評選出散文、新詩的前三名，及其他佳作與入選的傑出作品，實值供予賀喜，也期許更多戮力於文學創作的先進支持咱雲林的文學獎，讓雲林的美麗與憂愁，透過文思筆力，予咱看了文花百面開。

雲林縣長



謹識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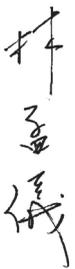
共筆，書寫雲林

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活動，提供每位創作者一個發表自己作品的平台，每一篇的作品都是各文學創作者用盡心思所完成的創作，也因此發掘本縣無數優秀的創作者，亦為本縣的文化發展扎根。

第十二屆「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徵選的類別是「新詩類」與「散文類」二類。新詩類首獎為〈你是一張白色的批信〉以郭慶長女郭素貞為書寫視角，再次回溯當時無可奈何的生死別離的痛楚，作品以台語詩書寫，技巧的呈現，讓人彷彿身歷其境。而散文類第一名為〈大餅〉，作者透過大餅回顧過往，喚起作者對大餅的印象與阿嬤的情感，讓人充分感受到作者對阿嬤的愛與思念。

在此恭喜各位得獎者能在眾多的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評審委員的肯定，也感謝評審委員辛勞的付出，給予作品最公正的評選，決選出各類別的獎項名次，期許各位優秀的文化藝術獎投稿作家能持續努力，創造更多好的文學作品，讓雲林文學因大家的努力，能在台灣文學發展史留下豐碩的成果。

文化處長



謹識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

希望，從家鄉出發

吳晟（希望有吳老師的簽名）

雲林縣106年「第13屆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有新詩類及散文類，文化局聘請縣籍小說家宋澤萊、縣籍詩人張信吉、文學教授黃儀冠、濁水溪「對岸」詩人學者蕭水順和吳晟，擔任評審委員，推選吳晟主持評審會議並撰寫評審報告。

這是十分愉快的評審經驗，在輕鬆而不失嚴肅的和諧氣氛下，每一篇作品充分討論，有相互激盪，有交集共識，順利產生得獎作品。

大部份參賽作品，語言平實，風格素樸，少有花俏雕飾，自然流露濃烈的家鄉情懷、土地情感、社會關照，十分親切。

但我也要直率指出，黨國體制長年教育下，我們台灣子弟的文學養成過程中，對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無論是整座島嶼的身世、歷史背景、地理景況，人文風貌，乃至立足的家鄉生活民情，都太疏離，以致認識不足、了解不深，融入作品中的涵養太淺薄，因而多數篇章誠懇有餘，意境不夠深邃。

在國際化、世界性的滔滔論述衝擊下，我一直堅定相信，在地化是國際化的基礎要素，猶如樹木之有根，才有樹幹之茁壯、才有枝繁葉茂、開花結果。根，當然必須深深扎入立足的寬厚土壤中；文學藝術的創作，只有扎根在地，才能汲取源源不竭的養分。

切盼所有愛好文學藝術創作的同好，對自己有信心，認真學習，持續耕耘，從家鄉出發，進而向世界開展。彼此相互勉勵。

散文類



大餅

「吃餅囉！」每次，只要回到北港的祖厝，阿嬤總會預先備妥一、兩種不同口味的大餅，然後一家人便圍坐在客廳，邊聊天、邊看電視、邊吃餅。對於搬離故鄉、浪跡於島嶼各地多年的我們來說，久別後的團聚，永遠是最奢侈的。幸好，阿嬤還沒忘記，豆沙核仁和冬瓜肉餅，一直都是我們的首選。

往盤內看，餅皮裹覆著一層油透的光澤，看來相當滑潤，浮凸在餅身的，則是「花好月圓」與「吉祥如意」等常見字樣。此外，彎曲有致的花邊雕紋，以及龍鳳對稱的紅印分散於餅的四周，搭配起它喜紅的餅盒，即使不是逢年過節，也能讓人嗅出濃濃的節慶味。

阿嬤微顫的手緩緩將餅切成數個等分，儘管已經七十好幾，但有些事，她仍堅持自己來，看不出絲毫的含糊。

切開後的大餅，內餡呈剖面狀分布，層次相當鮮明，除了冬瓜與肉塊外，裡面還間雜著數片橙紅漸層的鹹鴨蛋黃，在豆沙一片墨黑的包圍下，它顯得格外耀眼，彷彿與生俱來就是個優秀的配角，催化著大餅的美味。切完餅後，阿



得獎人：程裕智

得獎作品：大餅

簡介：

曾榮獲桐花文學獎、雲林文藝獎、菊島文學獎、玉山文學獎、磺溪文學獎

得獎感言：

感謝主辦單位及評審老師，也希望雲林文藝獎能持續的舉辦下去。

今年是我正式投入寫作的第三年，很幸運地，也是連續第三年獲得雲林文藝獎，尤其是在自己生長的家鄉得獎，更是歡喜。曾經是十餘年的北港人，對於某些逐漸淡去的生活經驗極為不捨，因而將其化為詩、文分別投稿，竟能雙雙獲獎。

在文學創作這領域來說，我仍是一位菜到不行的新人，感動的是，我最愛以及最愛我的太太咕咪咪，一直經常陪著我爬鍵盤、討論詩文、心得分享，我會繼續加油的。

評審評語：

阿嬤做餅的一生故事，言之有物，描寫力不弱，感性佳，頗有氣氛。

嬭隨手撥撥沾黏在刀面上的餅屑，然後把破碎的餅屑，一片片地往自己嘴裡送。一口接著一口，她乾癟的嘴唇不停咀嚼著，牽動了法令紋，皺紋瞬間在阿嬭蒼老的雙頰上，刻得更深了。

這個小動作她做來相當自然，也極為順手。或許，老人家就是節儉，捨不得食物就這麼浪費掉，一丁點食物的碎片都要珍惜，她撿食著零散的餅屑，然後把最好的、最完整的部分都留給晚輩。那個畫面，在我心裡激起複雜的撼動，很多沒說出口的話，我醞釀著，卻不知道怎麼表達，只好默默遞上一塊餅給阿嬭，要她坐著一起吃。

阿嬭接過手後，拉一拉腰際那件厚沉沉的鐵衣，眯著眼、笑笑對我說：「憨孫！來坐，咱做伙吃。」然後，撐著她那副僵硬的骨架子，重重地坐在廳椅上，跟著我們大家，繼續那些尚未結束的話題。

說起大餅，其實亦能算是我們家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時，它也繫綁著阿嬭大半輩子。阿嬭說，認識阿公之前，她就已經在餅舖工作，投入這一門傳統手藝的時間，遠比結婚還久。

過去的年代，女孩子被賦予的性別角色，總會和自己的期待有些落差，特別是家裡還有比自己年幼的弟弟。每早一起床，忙完一家老小的日常吃食與瑣事後，阿嬭便牽起倚在矮房外牆邊，那台修過又修的腳踏車，搖搖晃晃地騎往朝天宮附近的店舖上班，若非特殊因素，她很少中斷。

當學徒的日子非常枯燥，也過的很煎熬，面對的，不外乎是一連串重覆的動作：每天，將揉好的麵團反覆捶打到均勻柔軟，然後把麵團分成兩份，各自揉圓後讓麵團靜靜發酵，任由在溫暖的空氣中緩緩膨大。

被擱置的麵團像是睡了，卻叫做醒麵，如同人生裡說不清、道不明的艱苦與快樂，朦朧的，沒有確定的名稱。

內餡的鹹蛋黃要做得好吃，更是有秘訣。米酒均勻噴在鹹蛋黃表面，烘烤到蛋香飄出，再佐以包裹的餡料，至於餡料，每家餅舖各有專擅，有的店家會摻入肉鬆，在甜香外製造一點偏鹹的口感。有的則是專走甜蜜的風格，奶油與糖讓整間店都飄滿香甜的氣氛。阿嬭做的餅，堅守傳統滋味，鹹蛋黃像顆月亮藏在豆沙核仁裡，刀子一切，品嚐的人便能得到幾分之幾的圓滿。冬瓜肉餅的

油香，也滋潤著飢腸者的口腹。

這些重口味的大餅充滿饞人的魅力，但人們往往忽略，所有的餅，卻都是經過無數次的機械式動作，以及不斷經由烤爐高溫、油熱而製造出來的。廚房的空間封閉，人們的情緒起伏也大，有時手腳太慢，或是製作過程中遺漏了些什麼、出現了點失誤，伴隨而來的，往往就是老闆的責罵。嚴厲的態度也令不少學徒望之卻步，糕餅店的員工流動率高，大多是拜此種幾近斯巴達式的工作環境所賜。

雖然辛苦，阿嬤卻也這麼一點一滴地練就了一手俐落的功夫。不論是麵團揉捏的力道、餡料的甜鹹比例、烘烤的火候，甚至於出爐後的分裝、擺盤……，在麵粉堆裡打滾多年的她，早已積累了許多比他人更豐富的實際經驗，大餅也從此牽繫著阿嬤的一生，正好應乎老人家常說的一句話：「戲台跛倚久，戲棚就是你的。」

半個世紀前的社會，交通運輸及資訊的傳遞不若今日便捷，傳統餅舖的經營，幾乎全靠「口碑」二字撐起，一旦失去人脈，便形同斷了一條通路。外行

人總是看熱鬧，不熟知這行業的人可能會誤認為，製作糕餅無非就是窩在廚房裡吹吹熱風、忙進忙出，任由飛揚在空氣中麵粉的白，在自己身上的每個角落恣意沾染。

也許，這的確是製餅業中的一個表象，但事實絕非僅是如此而已。

對北港這個小鎮來說，它宗教信仰上被賦予的意義，早已和人們的生活緊緊相連，成了一種難以動搖的根基。不管任何時刻，來自於各地，進出媽祖廟的香客何其多，人潮帶來了錢潮，在產業聚集概念的影響下，朝天宮周邊，自然也成為眾家餅舖相互競爭的主要戰場。

最初以喜餅為主要路線的餅舖，怎樣也料想不到，多年後，銷售的對象竟從大量訂製，逐漸轉移至觀光散客。口味除了要求精緻還需多樣化，甚至連包裝行銷都成了賣餅的重點，唯一不變的，是「口碑」二字。包含阿嬤在內，所有的後場人員，在忙完了廚房的粗活後，仍不能休息，他們緊接著需擔任外場的工作，他們推銷自家的產品，甚至於要走出店外招攬顧客，相當辛苦。她感慨地說，那時，店家為了凝聚店員們對餅舖的向心力，或說是拉攏也好，讓所有人都能賣力地替餅舖打拚，老闆除了祭出日常販售業績的抽成，另一方面，

也毫不吝嗇，闊氣地將部分即期的餅，或是幾款較冷門的商品讓員工帶回家。其實，大家都清楚那些餅不能久放，卻又不忍自己辛苦的成果就這麼被糟蹋掉，加上，每個人的家境也並非有多好，餅帶回家，幾個小孩子分一分，食物很快就一掃而空了。「無法度！時機歹歹，勤儉的日子比較實在啦。」阿嬤簡短地做了一個結論。

阿嬤做餅，比我現在的年紀還長，堪稱是餅舖裡最資深的一姊，不管是在廚房內指揮若定，或是外場高聲叫賣，她都氣定神閒，充滿自信，閒來還可以幫忙老闆教導新進的員工。論及這段過往，她泛黃的面容裡，似乎閃現出年輕的光彩，如晶瑩的碎星，亮在我記憶的深處。

命運，偶爾會出奇不意地突然帶給人們幾分驚喜。工作上備受肯定之外，更令阿嬤欣慰的，是阿公出現在她的生命裡。

她一人獨自在餅舖打拚多年後，終於熬到了有人願意和她攜手努力的那一天。

婚後的阿嬤，依舊維持著既有的生活習慣，在餅舖待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由於阿公家的經濟狀況較為穩定，她心想與其終日勞碌、為人作嫁，倒不如開店自己做看看。阿嬤本來要拿自己多年來，苦心攢下的私房錢開間小餅店，但人算不如天算，這一年，阿嬤懷了第一胎，創業的準備只好暫時擱置一旁。幾個月後，父親出生了。房門內，爆出嬰兒嘹亮的啼哭聲，整個家也因此活躍了起來，阿嬤忙碌到得把自己的夢想擱在一旁。

坐月子、顧小孩、辭去餅舖的工作……，一事接一事，家庭瑣事接踵而來。但長年內外奔走的阿嬤，始終待不住閒逸的日子太久。她和阿公溝通後，先在屋外的菜園分出幾坪旱地，僱工人搭建了一小間鐵皮作為廚房，完成後，又請阿公拜託熟識的人幫忙購入烘烤設備，同時，也在市場覓得了一個攤位。從開張的第一天起，清晨過後，阿嬤夫妻倆便一同出門，默默準備好攤子，等待人們前來光顧，在人來人往的浪潮裡度過大半日，販售著她生命裡最獨特的口味，給每一位懂得門道的人品嚐。

零售的利潤畢竟不比大宗進出來得高。擺攤的銷量普普通通，收入也都落在持平與小賺的邊緣搖擺，但阿嬤卻依然將其視為自己的「事業」在經營，比

任何人都還執著。

每一個早晨都是一個新的開始。揹著小孩、架起嬰兒車，菜市場成了托兒所，阿嬤、父親、以及之後出生的叔叔，母子三人就這樣，在送往迎來的叫賣聲中，逐日培養親子間的感情，時間一晃就過了好幾年。這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除了阿公會代為載運一些備料外，其他有關生意的一切，阿嬤幾乎都是自己操持，很少人幫她，也很少人幫得上忙。等到小孩年紀漸長，他們偶爾才會前去跑跑腿、黏在一群饕客和婆媽身邊，招攬前來消費。這樣的日子從阿嬤口中說出，感覺就像是在欣賞一齣黑白紀錄片，不知不覺中，所有編排好的、亂入的情節，全都映放在眼前。

阿公常安慰阿嬤，做生意是看天吃飯，要賺、要賠，任誰也沒法下定論，更何況擺攤賣餅這事只是嘗試性的做做看而已，若真要投資，所花費的心力與財力絕對不只這樣子，要她看開一點。或許，老天爺賜予阿嬤這手藝，就是希望她能扮演推手成就他人，在繁忙中，尋求自己生活的樂趣，順便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繞了一大圈，隨著父親和叔叔相繼就讀小學後，阿嬤瞞著阿公，放低身段獨自找上老東家商量，於是，她又重新回到餅舖工作。這時，餅舖已傳至第二

代接手，而阿嬤也開始兼做外場的雜務。只不過，闊別十年後再回鍋，所有感覺，就像在品嚐不同人做的餅那般，味道，都變了。只有廚房那熟悉的悶熱及緊湊的節奏，依舊無私地在她雜沓的思緒裡無限期發酵。

多年後重回高溫的廚房，阿嬤才意識到她真正喜愛的，或許只是「做餅」這件事——在一個渾圓的大餅裡塞入精心調製的餡料，或甜或鹹的口味讓人有多樣的選擇。完成的大餅最後還要在淺盤裡沾裹芝麻，小小的芝麻粒散發著濃厚香氣，綴飾著大餅，像那些不時零星湧現的滿足感，綴飾著工作。

雖然阿嬤的製餅年代我來不及參與，但我仍可以透過她拿著大餅的雙手，窺見她心中潛藏的激動。阿嬤的大餅，不只是食物而已，更是她年輕時工作的痕跡、創業時的幻夢、回歸受雇時的破滅。而今天，大餅大概是一家人團聚時，閒嗑牙的點心，食物背後的意義，或許只對懂得的人有影響。

吃過大餅，家人們各自解散，我手中拿著一只木製的模具把玩，裏頭刻有一些對稱的雕花，這是做大餅壓模用的。模具紋路的鑿痕，被使用到光滑油亮，這是阿嬤擺攤時所遺留下來的紀念品。我輕輕撫摸著那些雕花與線條，如此細膩平滑，和阿嬤年邁、粗糙的雙手形成強烈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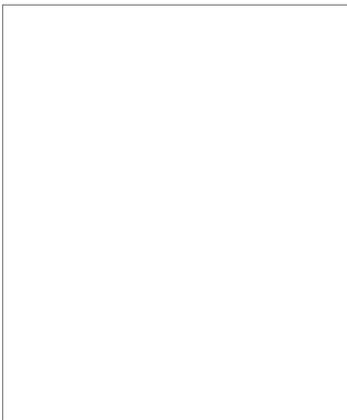
我半推半拉地，牽著阿嬤粗糙的手上街逛逛。媽祖廟四周的街道依舊人潮不斷。

記得上次回北港時，是個伴著雷雨的日子。中午過後一些店家紛紛立起大傘，拉了透明塑膠布往商品上蓋，全副武裝地迎接午後雷陣雨的到來。賣大餅、米糰的鋪子，都把食物往店裡收，花生和油蔥酥更不用說，怕潮的商品早早掛起來避濕氣。唯有幾間賣麻油的店家不太在乎，透明的麻油在罐裡澄澈，一整列等級不同的麻油在架上排排站，老闊透過油灌，一雙眼盯著外頭起風，遊人路過，他便回神來露出一個淺淺的微笑。麻油的香氣混著風雨欲來的味道，籠罩住我的身體。

另有一、二間賣彈珠汽水和小玩具的店家也不在乎。雨水潑喇降下，拇指大的雨滴在地上的水窪裡打出水泡，彈珠在玻璃瓶裡等著被誰搖晃，而那些顏色艷麗到幾近俗氣的小玩具人，仰著頭看雨，那些曾經都是多麼迷眩我的物品，如今失去了魔力，我的手願意抓住更重要的東西。

今天沒有雷雨的日子，我和阿嬤可以放心沿著路慢慢走，她抓著我的手

臂，指著路邊的房子騎樓四處揮，說：「這裡以前是鐵支路，從這裡到那裡！」我往她說的地方看，當然看不到任何痕跡，只有幾個路口，剩下毫無作用的平交道。仔細尋覓，某些路段似乎留下一些護軌痕跡，那長長、隱約的線在我們面前延伸，阿嬤繼續喃喃說著餅舖的趣事。就這樣，一點口裡殘存的餅香、一些故事的碎片、一些若隱若現的軌道，輕易地就把我帶回舊時光，那個充滿熱鬧與各種氣味的北港，阿嬤年輕的身影在廚房裡忙碌著，在我腦海中，慢慢與記憶疊合。



得獎人：**顏炫星**

得獎作品：**合仔的工具袋**

簡介：

目前任職於 伊甸基金會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鼓勵，值得鼓舞自己再努力

評審評語：

一個水電工的故事，感性強。

合仔的工具袋

「合仔」這一生斷定是要和工具袋纏繞一輩子。

當醫生最後一次動刀，將合仔的肺部割掉三分之一後，「合仔」就不再拿起他使用數十年的工具袋。

兩個圓形鐵環就像天與地，讓白色帆布沿著鐵環包圍車縫住，上頭縷空，下方再一圓型帆布車縫做底，一條粗麻繩貫穿兩側當提把，這就是「合仔」的工具袋，「合仔」的另一個家。

「合仔」是個水電工人，他是個左撇子，習慣用左手扛著工具袋，工具袋內面裝的是老虎鉗、螺絲起子、電源線、鐵鎚、鑿子，樣樣是鐵製重物。

從工具袋的外表看起來真的很髒，有油漬、膠水、油漆痕跡，又有鐵鎚對不準鑿子而敲到手指的血跡，「合仔」回憶說：從不帶手帕、衛生紙的他，一時間敲到手指流血就以工具袋的帆布來替代；也許，還有更多血跡是被油漬、膠水、油漆給覆蓋在下方，多到連自己也忘記，鮮血擦拭在工具袋上的次數。

在 1960 年代，「合仔」外出工作的交通工具是一部笨重的腳踏車，他習慣

將燈泡、燈座、鉗子、電源開關、水龍頭，整整齊齊的放入工具袋，再與電源線、鐵絲一併掛在把手兩側，用來載我和妹妹的超大後座，麻繩來網綁銅製噴火燈、日光燈具。

起步時，平衡感較難掌控，讓屁股坐在坐墊上穩定整部車子的重心，右腳放在踏板上待命，左腳當成推進器，一次、兩次加速，雙手會有點晃動，右腳用力一踩，慢慢前進；雙腳費力踩呀踩，車把的平衡度要把持，顧及後座的重物，要比載我和妹妹更吃力的。

大概是我幼稚園的時候，或是國小一年級，「合仔」騎腳踏車載我去一家製衣工廠做修護工作，我被「合仔」抱坐在龍頭與座墊相連接的橫桿側坐著；行進中的腳踏車，聽到了鏈條碰處到護蓋的卡卡聲，也聽到「合仔」雙腳用力踩腳踏車的喘息聲。

車行速度緩慢平穩，眼睛除了注視前方，很威風的不時轉頭東看西看，突然低頭看著掛在把手左方的工具袋，裡頭的東西擺放很整齊，真的很整齊，我叫不出他們的名稱，但我知道，這些都是「合仔」的寶貝。

大熱天，「合仔」頭戴斗笠，只穿一件短袖白色內衣，蹲跪在製衣工廠大門口的廣場工作，工具袋就擱在身邊右側，袋內的工具依序的被拿出，敲、打、

剪、轉；工事完成，又依序的把工具放入工具袋內。

這時，「合仔」的內衣背部處已濕透大半，收拾好工具轉個身，斗笠下是紅著的一張臉，汗水不停的從額頭逼出，內衣的胸部處更濕，褲頭腰帶下方也被汗水浸濕了一圈，我卻站立在大門口的屋簷下遮涼，我看著廣場上的「合仔」，傻傻的一直看著。

回程，我仔細的看著把手左方的工具袋，裡頭的東西依舊擺放整齊，真的很整齊，「合仔」習慣將工具、零件整齊的裝入工具袋，就像他把家人安頓在溫暖、和樂的愛的小窩；我叫得出他們的名稱，裡面裝的有阿嬤、媽媽、我和妹妹們。

「合仔」，就是我的爸爸。

國中以前，我和妹妹們都叫「合仔」。

1980年代，爸爸改以騎乘「鈴木 90CC 機車」做為代步工具，機車右腳踏板是後輪煞車，左腳的踏板為打檔踏板，欲變速直接踏踏板即可，左手無離合器拉桿設計；爸爸為了學好騎乘機車，常見他手忙腳亂的猛拉煞車桿，右腳猛踏煞車板，而打檔踏板卻永遠的放在第二檔在前進。

本身就配有置物欄及塑膠工具箱，但是爸爸他，還是習慣的把工具袋提出

門，他是把工具袋給綁在後座。

1970、80年是個經濟起飛的年代，家鄉小鎮的成衣廠、代工廠、家庭代工，林林總總加起來不下五十家，那時候，整個小鎮從早上開始工作到晚上加班，都充斥著縫紉機的車縫聲，蒸氣熨斗的整燙聲，收音機傳來鄧麗君與鳳飛飛的歌聲，還有女工們的談笑聲。

產業興盛的這年代，爸爸可有的忙咧！

今天這家因電力超過負荷而整間廠房大停電；明天那家因產量需求，增添五十部縫紉機，需重新輸配電纜線。

今天早上，這家裁剪布匹生產線上頭需增加兩盞日光燈；明天下午，這家人生產線的拷克機與包裝區互換，需多安裝插座。

不管工作的簡單或繁雜，爸爸的工貝袋，永不離身。

近二十多年來，台灣的產業外移嚴重，有多家製衣工廠也跟著外移到越南、中國、印尼，甚至更遠的國家，有的因財力不夠雄厚而繼續留在家鄉苦撐，有的是懷抱著對家鄉的一份情懷而繼續留下來，還有的收手歇業，大門張貼紅紙，寫著廠房售、租。

少了成衣工廠，修繕工作量也相對減少，但是爸爸他，幫「厝邊兜」維修水電的工作量卻增加了，有時清晨六點多就被電話吵醒，說水龍頭壞了，不停的漏水。

吃個午飯也沒的閒，說馬桶不通啦！

晚上吃飽飯總可以洗澡休息吧！說電鈴壞了，小鳥聲一直叫不停。

更離譜的是，農曆正月初一，是農曆正月初一喔！辛苦了一整年，沒週末、假日，難得放輕鬆，好好休息休息放個假，誰知，電話那頭先來個應景的客套話，「新年恭禧恭禧喔！合仔師，過年無出去迫迫喔！」再來就直說了自動鐵捲門壞了，無法開門接財神。

四十年水電工人的日子裡，根本就沒有假日這兩個字。

爸爸就是這麼謙虛、老實，朋友、鄰居、客戶一通電話，縱使自己再疲倦、再累，早餐還沒吃，午餐只吃一半，休息睡覺剛入眠，一句話：「好」，工作衣褲一穿，提著他的工貝袋綁在機車後座，戴上安全帽，發動機車就出門去。

滿身髒污的回家，累的癱坐在搖椅上喘噓噓，閉著雙眼睡著了，看著手指、手臂流血，有時候，我真得很氣、很氣，為何，爸爸不為自己多想一想。

「無要緊」。

2002年喉部不適，經檢查是罹患了咽喉癌初期，先是做電療防治，因氣管受多次電療的影響，而造成氣管的軟骨酥化，也是急診、加護病房進出多次，不得已做氣切手術，又怕癌細胞擴散轉移，而做喉頭切除手術；定期追蹤治療，控制得宜，空閒不下的他，常藉著水電維修，來忘卻身體的病痛，唯有工具袋提在手中、擱在身旁，才能感觸他的一生是個水電工人。

原以為一切平安了，在一次定期追蹤的檢驗下，因癌細胞轉移至肺部，不得已開刀切除肺葉三分之一。

2010年真正的退休了，工具袋真正的在他手中放下了，肩膀的「擔頭仔」終於放下了。

回想小時候，爸爸的工具袋常常會變出來餅乾、糖果還有辦桌的好料呢！

爸爸幾乎在傍晚六點多回到家，回到家後，工具袋會變得鼓鼓脹脹的，故做神秘的將工具袋放在餐桌上，再叫我們四兄妹圍到餐桌旁，說要變魔術；他早就麻花捲、糖果、筍乾封肉、五柳居（糖醋魚，菜餚名稱）給放在工具袋的下方，上頭再放燈泡、電源開關等較輕的物品做掩飾，回到家後，像個百變魔術師，一一將糖果、餅乾拿出來。

那是爸爸的朋友們，一位是做餅乾的，一位是做糖果的，另一位是總舖師。爸爸這一輩子都在怕，怕水龍頭沒修理好，除了浪費水資源，還滴濕人家地板，怕家裡的老人滑倒。

怕日光燈沒修理好，工廠女工無法工作、住家夜晚無照明吃飯。

更怕無熔絲開關未更新，造工廠因電力負載、短路，造成不可預料巨大損失。

怕這個又怕那個。

已習慣爸爸每一天提工具袋出門的日子，更習慣在除夕夜，一家人準備圍爐吃團圓飯，爸爸他，又拿起工具袋出門去。

打從爸爸倒下那一刻，我收拾起工具袋更將它視為至寶，保留油漆、油漬、膠水痕跡不去刷洗，那些污痕是爸爸的工作動力。

擱在櫃子的工具袋，袋內鼓鼓的，彷彿聽到，是我們四兄妹為了爭食雞腿的嘻笑聲、吵鬧聲。



得獎人：**張綺彤**

得獎作品：**四分之三的月圓**

簡介：

現職為遊戲 UI 美術設計

得獎感言：

執筆耕耘，掘土兒時印象，對我來說，是在重建並尋找文學之於我的原生個性；

離子意識生長於土，抒寫這點滴記事，與依附時間綿延的故事一同成長，但願寫字能成為

我們治癒生活的出口，豐饒心裡那座祕密花園。

評審評語：

敘述文，描寫力不錯，文字相當好，文章散發出一種氣勢。

四分之三的月圓

手錶上的指針輕輕滑過五點鐘方向，正臨下班時分，走在手扶梯的她望向窗外，天邊趨近滿月，卻又不是一輪圓滿，但這不完美的形狀，也無法掩蓋她現在高漲的興致。在員工休息室脫去賣場制服，歷經一天疲憊的精神又重新沸騰起來，收拾好包包，她便直接在 O'H 鮮食區迅速採購在腦海騰寫過好幾遍的菜單。

男人今晚要回來，看看好久不見的她，女人等這天也真夠久了，他終於要離開一同居住在法國的太太，回到這個只屬於他們的地方。男人愛美食，更愛道地的土味，她對這點深信不疑，如同忠誠的教徒奉之為圭臬。要想抓住一個男人，就得先抓住他的胃，讓他連閉上眼後都忘不了這個味道。趁著時值天涼轉入秋，買了兩隻生全雞、豬肝、老薑青蔥和麻油，對了：，還有家裡壁櫥的紅酒又消空了一陣子快見底，得再補些。她舉起放置酒架上透著熟紅光感的輕巧瓶身，鑲有櫻桃的纖細長指，是在一片紫紅色海洋裡漫遊的美麗水蛇腰身，沒有少女張唇欲止的嬌羞，更多是沉釀許久的從容優雅。女人深吸一口氣，已

聞見綻放於鮮艷紫色漩渦裡迷人的香醇氣息，一抹心滿意足的微笑在嘴角上揚。

廚房熱氣難耐，趁著麻油煨香薑片的短短幾分鐘，她斜趴在客廳的小花布沙發上，稍微眯個半晌，這座老座墊柔軟舒適，就可惜靠小腿切緣破了個大洞，讓露出的黃色海棉體每望一次就覺礙眼。這是結婚七週年的慶祝禮，那天，男人就這麼挽著女人的手，大大方方地給她在百貨公司裡買了座漂亮的碎花布沙發，一點也不在意讓別人看見他對她有多好。女人可是開心極了，走在大理石地板上的高跟鞋也輕盈地像是點過水面跳舞的蜻蜓，腳步滑開便是一支甜蜜的圓舞曲。一天二十四小時，就跟一整年的時間一樣長，女人笑地燦爛，嬌羞的面容盛開了朵朵鮮紅的花朵，讓她翩飛迷人的雪紡裙風采，為偌大的商場建築物捎來春天醉人的香味。

晚間八點半，她提著熱騰騰的保溫袋，搭著計程車曲曲折折來到距大都會二十公里外的郊區，遠方山的那頭傳來烏鴉的叫聲，她聽著，原本敲敲打打、吵鬧不已的心跳聲也逐漸平靜下來。只見身著黑衣的老管家從會館建築物走出，她毫不懷疑地回答了床櫃編號，讓老者一路領著她，走進一個開滿金色蓮

花的小房間，正中間就停放著一張金屬雕花的單人窄床。她想念已久的男人，此刻面容安詳地平躺在繡黃色錦被上，睡地非常安穩。女人隔著罩住床身的透明玻璃，透過冷空氣結霧在光滑玻璃曲面的一片淡淡水氣，清楚看到他的臉頰飽滿帶潤澤，上了層粉嫩的薄腮紅，已經完全恢復了半年前的模樣。這是男人跨海一萬公里返家路程的第六個夜晚，他現在一定累壞了，需要好好休息，女人垂下眼簾，默默地在心裡這樣想。

前方紅檜木桌上擺放了果菜、鮮花，連同她的麻油豬肝和蔥燒雞一起。管家點燃了一柱琥珀色檀香，鼻息之間有暖意流通，她感覺自己的身體慢慢放鬆。眼前渲染開的景象已然模糊，女人想起了家裡的那座矮房客廳，他們在舊沙發上相偎的那些日子，是幾年前的事。肩靠肩的溫柔此刻還留有餘想的體溫，很近，很近，一切就像是昨天才剛發生過的事。男人閉上眼的時候，會不會記得，那年端午時，抽了根菸把碎花布沙發燙破了個缺口，他們還為此翻了難以計數的舊帳，痛痛快快吵了一架。

再過個片刻，其餘人也陸陸續續到了會館小房間，他們輪流向前圍靠住這張窄床，上演一齣扮家家酒的劇本，讓飾演面露哀傷的路人，在這裡掉幾滴淚，

擤完鼻涕後離去。女人當然看不見路人，也明白在那些路人斜視的眼睛裡，安插不下她的位置。十幾年的光陰過去，她再也不是令人瞥一眼就捨不得將視線移走的艷麗花朵，只是未來幾年可能要在法院門口互相用言語證明誰才是最有資格得到一輪盈滿的認可，即便這樣的結果無法讓每個人都滿意，也讓看似緊密的關係鏈結，灼破幾個缺漏的一角。她獨自上完最後一柱香，終於有時間，閉眼喃喃默唸多年來想說也無法出口的話。老管家什麼話也不說，只是耐心站立在旁，安心等候這最後一位的客人。待女人抬頭看懸掛四方框裡的男人肖像，眼裡的思念早已漫堤釋放，窗外的月亮此刻笑地正恬，染開的暈光輕溫撫平她顫抖的肩膀。

記不得是第幾次男人沒歸的夜晚，大白天襯衫上的酒味仍舊濃烈，她一開口，氣溫就降到冰點，「還記得下次要回家是什麼時候嗎？」從無數堆疊的低頭沉默，到沉積已久的紅色火山爆發，也不過短短幾天的距離。協議書上的白紙黑字，她沒有一次願意甘心低頭，每一次的好言相語，在春落花盡後，要小心呵護多年的脆弱肌膚，禁不住這樣的暴言遽向，讓不停止的淚水，淹沒整座房間，失去滋潤的紅色花朵，凋謝在她最喜歡的柔軟沙發上，埋葬在月亮失溫

的影子裡。月曆掀起的那方畫紅線小格子，男人收拾行李離去的背影，她記得清清楚楚，開往機場的方向。什麼時候會再收到最後一句道歉，她在無數個夜裡等待這句話。

抬頭再望天邊，月美完好，只可惜少了一角。返回的車潮在夜裡睡沉的城市流動，她像是隨著月光無目的飄浮的一粒塵埃，讓月亮照見褐紅色的髮絲下，藏著多年不經意被斷開的點點空白，是碎花布上的等待多時的一頭白雪，也是每回菸熄後低聲歉意瞥見的眼角閃爍。近凌晨的天空被遠方不透明的厚黑色翅膀所掩蓋，層層重鋪的羽毛夾縫裡，新生出了許多隻黃褐色的眼睛，如同她，默默在這一頭，等待分針劃過的那個方向。能再回家，就好了。

我拜過後，我屈膝一跪，繞過小靈堂，一路爬進大廳，廳內的沙發和其它傢俱

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

套句外婆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hau-siâu！」是騙人的吧！？」

回到外婆家，門前已架起喪事用的帆布，帆布內擺設著小靈堂，外婆的照片置於其上，外婆去世一事，已然成了鐵錚錚的事實。回來的途中，我其實一度希望大妹是在跟我開玩笑，雖然這個玩笑一點都不好笑，但我寧願它是個不好笑的玩笑，也不願它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

小時候幾乎天天和外婆相見。

娘家舊居和外婆家，兩村緊密相鄰，兩家間步行的距離不到十分鐘，是以，

衣，倉促間換上黑衣白褲，在外子陪同下，回到外婆家。

一大早接獲外婆去世的噩耗，不敢置信之餘，不確定孫輩該穿白衣或黑

「A-má, li ná è-tō ti-leh tsia-！」

陳墨 · 沉默

得獎人：**王美惠**

得獎作品：**陳墨 · 沉默**

簡介：

文字工作者

得獎感言：

感謝雲林縣政府

感謝文化處

感謝評審

評審評語：

敘述文，描寫外婆之死與一生。



散文類
佳作

早已淨空，只有外婆孤伶伶地躺在牆邊。

「A-má, lī ná ē tō tī-leh tsia！」我邊哭，邊在內心吶喊著。

眼淚不要滴到亡者的身上。葬儀社的人員提醒著。

定睛細看，我赫然發覺眼前已換上壽衣、裝扮如古代大戶人家老夫人的外婆，是此生穿著最華麗的一次，至少，在我的印象中，如是。記憶中，外婆的衣服沒有鮮豔的顏色，皆以素色、暗色為主。莫怪先前我買給外婆一件略紅的外套，連母親那關都沒通過，直言太紅，外婆不會喜歡，亦不敢穿。

依照習俗，大舅家的女眷上前將我扶起，步出廳外，大妹和匆忙趕回的小阿姨坐在對面樹下，我劈頭就問：「阿媽怎麼會……。」

兩人臉上皆露著茫然，大妹轉述前一刻從母親那兒聽來的訊息，外婆先前去醫院探望舅公，大概是醫院病菌太多又頑強，連向來身體硬朗的外婆都被打倒，原先以為只是小感冒，熟料，說走就走，連個確切的死因都無。

坐在對面樹下可以看到正對著門前小路的小靈堂，外婆的照片高掛其上，外婆驟逝一事，還是教人難以置信。

*** ** * * * * * * * * * * * * *

外婆本名陳墨，冠上夫姓，成了「郭陳墨」，但她一點都不沉默。外婆個子小，梨型身材，聲音宏亮，說話中氣十足，語氣總是強悍高亢。

外婆年輕時便守寡，獨自拉拔七個幼子，大舅排行老二，小舅是 Ban-kin，其餘的全是女娃。一個女人得護佑七名子女，外婆沒有柔弱的權利，她選擇用罵咧咧的說話語氣，製造出不容外人欺凌的強悍。

外婆個性固執，幾個女兒的個性亦像她，外婆吃軟不吃硬，唯有長年吃齋唸佛個性溫婉的四阿姨，能勸得動外婆，無論任何事。

我家有七口人，舊家只有兩間房，小時候五個孩子可以擠一間房，長大後，窄屋顯得擁擠，在四妹結婚前，父母在鄰近的鄉鎮購了一間中古透天厝，獨立的车庫空間頗大，是以每逢母親節，新家便成了阿姨們聚會慶祝母親節的地點。

回家聚會，我和外子會順道去載外婆，但晚年外婆的眼睛漸漸模糊，不喜出門，儘管知道一干女兒和孫子們都在等她，但無論我如何勸說，她總堅持不

願前往，只能徒呼負負，鍛羽而歸。非得等到四阿姨回來，好說歹說一番，外婆才願點頭前往。我想，定是四阿姨在身邊，當時視茫茫的外婆才能感到安心些。

「四阿姨怎麼還沒回來？」

外婆的五個女兒中，母親排行老二。母親和大姨、三姨在和大舅媽說話，小阿姨就坐在我身邊，唯獨不見外婆最依賴的四阿姨。大妹說，四阿姨和姨丈睡在樓上房間，手機電話都不在房裡，加上許是吹冷氣的緣故，鈴聲響了很久都無人接聽，在北部讀書的表弟還打電話商請鄰居前去敲門，最後，似乎還驚動了警察……

四阿姨定是料想不到身體硬朗的外婆，會突然撒手人寰，快得令她猝不及防，錯愕、震驚、悲傷，回來奔喪的四阿姨，跪在外婆身旁不肯起來，喃喃地為外婆唸佛號，直到午餐時，大舅媽請外燴業者送來兩桌素食餐，四阿姨坐在位子上，低著頭，不吃、不說話，眼淚，撲簌簌地流。

*** ** * * * * * * * * * * * * *

「A-má, lai liah niáu-tshí-!」

兩個孩子還在就學中，加上外子尚有工作，中午過後我們先回家一趟，晚上一家人又來到外婆家。兩個外曾孫給外曾祖母上過香，蹲在一旁幫忙燒金紙，我則坐到孫女桌，幫忙摺蓮花，一朵朵紙蓮花，真能把外婆送到觀音佛祖身邊？一定會！有了這個信念，整晚大家摺紙的手未停歇。

身為長女，個性柔弱的我，很對外婆吃軟不吃硬的個性，外婆疼我，不亞於大舅的獨生女、我的表姐，外婆唯一的內孫女。外婆個性雖強悍，但和外孫相處時，她其實很愛說笑，她最愛笑話我的就是在我小時候，有一回睡她家，看到有老鼠，嚇得哇哇大叫，直嚷著要外婆快來抓老鼠。

「A-má, lai liah niáu-tshí-!」這句話，外婆三不五時總會說上一遍。

幼時故居離外婆家近，我們五姐妹其實很少有留宿外婆家的機會，儘管我壓根對此景無任何印象，但每回外婆拿這話笑話我，我總跟著哈哈大笑，甚至還重覆一遍台詞。

打我有印象以來，外婆的一隻眼睛便看不見，有一回我鼓起勇氣問她，她半認真半開玩笑的說，因為她生出來是個女的，家人不要，遂把她裝在袋子，丟進大圳溝，還用磚塊砸她，所以她一隻眼睛就瞎了。當時天真的我，還一度將此話當真。

原本一隻眼睛就看不見，另一隻眼老化後，外婆遲遲不願接受醫生的建議開刀，也許真的太不便，又或者懷著豁出去的心態，外婆最後點頭答應開刀，老天垂憐，術後一切順利，眼睛看得清的外婆，如重獲新生般的欣喜，逢人便說她的主治醫師醫術高明，她非常感激他。我也是。感謝醫生讓外婆的眼睛重見光明，讓她的後半生不再如她的前半生一般，跌跌撞撞。

高壽八十八的外婆疼愛每個孫子，二十多個內外孫，每個人的名字、幾歲，就學或工作，她都能記得清清楚楚。我能獲得外婆較多關注，一來因為住得近，二來，大概是因為我比較聽話。

外婆家務農，種稻，從年輕工作到老，種田的工作幾乎無所不能，但外婆不會騎車，甚至也不會騎腳踏車？印象中，我從未看過外婆騎腳踏車，不管去到何處，雙腳萬能，外婆步行的功力，令孫輩望塵莫及。連去露營登山，外婆也是一馬當先，把我遠遠拋在後頭。外婆大我足有五十歲，我的腳力卻遠不如

外婆。

小時候，有一回外婆在街上米店要運兩袋米糠回家，她來到我家要我們幫她去載，要載米糠，一般的淑女車恐怕運送不了，勢必得向鄰居伯母借農用的腳踏車，那車，我視為畏途，不但比一般腳踏車大，前頭的橫槓，對當時嬌小的我而言，猶如嘉南大圳一般，一隻腳怎麼都跨不過。

大妹不論文武都比我在行，我催促她去幫忙，但牛脾氣的大妹當時發懶，不管外婆如何利誘，不去就是不去，不忍外婆束手無策，我硬著頭皮上場，向伯母借了車，「牽」到米店，原本打算用「牽」的回外婆家，但車在眼前，忍不住想逞能。外婆把米糠綁好，還在和米店老闆說話，我牽著車先行「走」了兩步後，下意識地便「騎」了起來，這一騎才知腳欲跨過橫槓，依舊如翻山越嶺那般艱難。

硬逞強的結果就是，車子突然失控，像被球桿打出的撞球，撞到球台又彈回，從這端到那端，再從那端回到這端，車子橫越馬路，我的腳竟也順利的跨過車身橫槓。老天保佑，沒摔車，也沒撞車，或者被車撞。想到萬一有公車駛來，我在馬路表演撞球特技，那可就不妙，驚惶之餘，忍不住為自己捏一把冷汗。在後頭的外婆，想必也直冒冷汗吧！

突破車身橫槓這關，騎車便難不倒我，只是最後還有一難關等著，要如何停車？正確來說，是「下車」。上車要越過橫槓，下車亦如是，我估計，要將腳再越「雷池」一步，車子肯定又要再失控一回，幾經思考，遂決定直接跳車。幾回驚險後，總算順利達成任務。自此，祖孫間多了一份革命情感。事後，外婆還買了炒麵來犒賞我。

「有蜻蜓！」

靈前，眾多孫子守著。晚上的燈光會吸引飛蛾，但有蜻蜓飛來，著實不常見。阿姨說，那是外婆化成蜻蜓飛回來。蜻蜓在敞開的紗門前，飛上飛下，不願離去，最後，飛到擺在桌上的礦泉水區，降落。

當牠選擇停駐在用奇異筆寫著「慧」字的瓶蓋上，瞬間逼出我的眼淚。慧，我的名。

A-má，真的是您回來了嗎？

*** ** * ** * ** * ** * ** *

若說外婆驟世，是老天爺開的一個玩笑，那，再開一個玩笑，是不是太過？外婆過世的隔天，孩子一放學，我們立刻啟程回外婆家，途中，接獲大妹來電，告知大舅驟逝的消息，我在車內不敢置信的叫著。昨日才見到大舅忙著處理外婆的後事，怎會……

據大妹轉述，大舅早上騎機車到街上買東西，身體原就不好的他，許是太累，自摔，但能自行爬起，再騎一小段，又摔一次，這回，直接讓救護車送進醫院，傍晚，宣告不治。

大舅一家全到表哥家等著接被救護車送回的大舅，外婆靈前，由我的幾個妹妹看守，我和外子，載著爸媽和大姨還有小舅，一同前去表哥家。當救護車來到的那一刻，一干女眷聲嘶力竭的哭喊著，大舅媽傷心痛哭之餘，忍不住控訴著：「……lì kāi lè gōng sǐo-tī pang hōo--guà……。」

大舅媽口中的「gōng sǐo-tī」，我的舅舅，外婆的七個孩子中，排行最小的，小時候因發燒過度，導致說話含糊不清，但他聽得懂旁人說得話，可以回答簡單的「好」、「不要」，只是無法說更長的句子表達自己的想法，越說不清，越不想說，久之，外人總以為他「khong-khong」，但他除了說話不清，表情略異，其他和常人無兩樣，他還能到廟裡工作，甚至種田。

外婆不在，照顧小舅的責任自然落在大舅身上，大舅不在，大舅媽和兒子們得擔起這責任。大舅辭世，被迫接下照料小舅的重任，大舅媽一時間感到倉皇無助。外婆又何嘗不是。

先前知道大舅患病，外婆成日擔心，她曾在菩薩面前許願，希望自己能比大兒子先走一步。外婆或許無法承受白髮送黑髮人的痛苦，再者要她一個老嫗獨自擔下照顧孩子的重任，這擔子恐會壓垮她早已不堅硬的肩頭。年輕時，外婆獨自扶養七子，尚且磕磕絆絆，何況遲暮之年，垂垂老矣，要照料 ban-kiàn, 早已力不從心。

外婆比大舅早一日走，習俗上家中連續兩喪是重煞，但我寧願將之解讀成，是菩薩許給外婆的福報，讓她免除喪子之痛，免擔養子之憂。

因家中經濟因素，大阿姨嫁給了外婆親姐姐的兒子，姨婆高壽近百歲，外婆身體比姨婆硬朗，且行動自如，原以為定能成為人瑞，無奈世事難料。

大舅驟世，舅媽一家分身乏術，感念外婆的照顧，妹妹和表妹們自願留守外婆靈前，日夜排班守靈。

「Kiàn-sun ū-iū-hàu bô-~」

「ŭ--ooH。」

出殯那日，甫到外婆家門前，我的眼淚已不受控地流下。今日，外婆真的要離開了。送葬隊伍長長一列，三姨扶著棺木，淚目而行，表嫂要我勸她離開，勸不退，我示意表嫂由著她。外婆晚年常獨自搭車到三姨家，幫種絲瓜的三姨觀前顧後，三姨自是感念最深。身體有恙的父親，感念外婆常幫忙照顧我們五姐妹，亦堅持步行送葬，回程時，見他險撐不住，我和大妹一人一邊攙扶他，完成他表達對外婆最深的感謝之意。

當棺木送入火化爐那一刻，外婆的身軀在子孫的眼淚和聲聲呼喊中，化為煙灰，隨菩薩而去，至此，外婆的人生，劃下圓滿的句點。

「A-má, lāi-liah niáu-tshì--」

日後，再也聽不到外婆調侃的笑聲。

陳墨，永遠沉默。



得獎人：**黃振裕**

得獎作品：**阿土不阿土**

簡介：
現職為 梅林國小教師

得獎感言：

阿土不阿土這篇散文是我十多年來經營梅林國小後花園的心情，這心情很孤寂卻是豐富生命且充滿療癒的效能，我喜歡一個人靜靜的除草，聞土味、嗅花香，似乎這樣就能滌除身心的疲憊，回復生氣。

謝謝評審委員的肯定，也感謝雲林縣政府有這樣的舞臺供喜好文學的同好用文字分享生活的體驗與感悟，我堅信只要繼續下去，每天做一點、每天寫一些，在文學的園地裡，也會像我的後花園一樣，時時有花開，時時散溢著芬芳。

評審評語：

描寫力不弱，景色描寫佳。

阿土不阿土

曾經，一個當大老闆的好友告訴我，他選擇在大都會生活，除了是學習的機會多，更能感受人性在急迫的壓力下，逐名追利不得以的爾虞我詐中，時時警惕自己，提升能力的激盪，所以他也鼓勵我該到大都會去闖一闖，去挖掘與感受生命潛藏未知的能力。

但，我明白心靈的底蘊是泥土原始的芬芳，土著木訥的本質，只適合在鄉間生存，所以，我老膩在山腳下，老實守著學校的後花園，因為只要嗅聞到空氣中的花香，眼見彩蝶翩飛，山鳥無虞的棲木築巢，或發現麗紋石龍子在褐泥裡匍匐，都可以覺受生命充滿著源源不絕的能量。

原來，我與泥親，血管裡奔淌的是終生務農的雙親流傳灌注的土氣，所以，當在花園裡揮汗撫草，偶爾聞到花香、聽見鳥唱，或眼觀粉蝶翩飛時，就會想到朝相處的那群孩子，我該如何與他們分享此時此刻曼妙生命的覺察？我該如何引領他們領受大自然用各類生存的樣態，授與我們尊重生命的恭謙與虛懷。

有人說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但我更用生命伴陪著生命，而幸運的我，

還有半畝水塘、一處荒地，供我用教育的生命澆灌，一屆接著一屆，用萃取的青春歲月與孩子的純真生氣，在這園地裡影響著生命，伴陪著生命，我們師生共同寫下的，不只是教育的篇章，還有溢滿自然的美麗與芬芳。

九二一地震後，校園西側起了一幢新的教室，教室與圍牆間半畝多的空地，規劃成後花園生態區，可惜，生態池竣工後，荒置許久，沒了進展；乾涸的池底，遍地的沙礫塵土，偶爾幾隻麻雀前來沙浴外，就沒半點生氣，像個被遺忘的沙漠，被忽視的窳陋，沒有草花，別說園地。

記得十五年前的一個朝會，校長突然提出將生態池填沙供孩子戲沙的構想，他說：「生態池週遭空地沒人力整理，如果沒任何意見或想法，就填沙充當沙坑，至少有個讓孩子玩沙的功能吧！」

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只回了八個字的妙答便在腦中浮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麼，生態池就該是生態池，有浮葉的蓮、漂動的萍、潛游的魚、逡巡水面的蜻蜓，若有不招自來啾啾唱鳴的水蛙，更好！這才叫生態池嘛！

要是自告奮勇承擔整理的大任，我能嗎？行嗎？堪忍這從未有過的挑戰

嗎？我暗忖著。

環顧這處藏在校園偏僻角落裡，佈滿石礫，乾燥且沒養份的荒地，沒有蚯蚓、沒有花草，風一來，塵飛土揚，誰也沒能想像這是「後花園」？

會後，再望著這處荒漠似的空地，思緒不停的轉著，往外瞅，與此處一圍牆之隔的，是果農常噴灑藥劑的柳丁園，思忖著，要是校園有處沒毒害的花園，供周圍的生物在毒霧瀰漫時前來避難，繁衍牠們的下一代，不也是為自然行善，美事一樁。

幻想此處若能成為大自然中的一方淨土，當綠草漸豐、紅花競綻，生態自然衍生，那麼生活當中的孩子們，就有更多大自然的朋友，學習友善天地、親愛自然、尊重生命，這多美好！

此時孔子「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的話猶在耳邊，而成與敗全繫乎一念之間，「吾往也」的傻勁一出，整理與闢建花園、生態池，便成了課堂閒暇之餘，一份當個快樂傻瓜，與泥為伍土裡土氣的差事。

闢建之初，一有閒暇，便領著小朋友挑揀石礫，一起到山溝裡挖來沃泥；

放入一條條從釣具店買來，將被犧牲成餌料的蚯蚓；乾涸的生態池底，墊上一層厚泥，注水後，就成了一處花園、一塘生態池的原型。

春去冬來，幾番寒暑，師生共同整理規畫的花園肥沃了，生態豐美了，不但有學生的奶奶送來了香椿、有外婆給了野薑花、老師們紛紛提供家裡的植栽、天堂鳥、虎尾蘭和菖蒲，還有好多社區人士、小朋友帶來各式各樣的花草，紫葉醋醬草、一串串有序開綻小紫花的長穗木，大鳳蝶喜歡的馬櫻丹花……，幾年後的開拓整理，園子裡處處花開繽紛，蟲鳴鳥叫，熱鬧了起來。

生態池裡，多了鄰近學校分享來的台灣蓋斑鬥魚，有服務員提供的長尾鯉魚，也有里長伯送來的水鳶尾，還有虔誠的佛弟子顏媽媽差點種植不成的睡蓮。記得當年她大老遠的捧著盆睡蓮前來央託說：「這蓮本要種來開花供佛，但現在卻不成個樣子，老師有綠手指，肯定可種活它。」沒想到，蓮花一入池後，自然就伸出片片的綠葉，開出朵朵莊嚴盛美的花，隔年盛夏，入池摘了幾朵盛開的蓮，送到顏媽媽的手中時，她欣悅的燦笑就和蓮花一樣的莊嚴，都供養給佛菩薩了，能圓她的願，多了份隨喜的善美功德。

往後，夏天一到，水草豐美時，池子裡不但多了鳴聲像狗吠的貢德式赤蛙，

還繁衍出點點墨黑的蝌蚪；侏羅樹蛙也安棲在自然冒出的姑婆芋的葉柄上；豆娘、蜻蜓一一來到，生態池成了許多兩棲生物活動的天地，生態池也就生態池了。

一年接著一年，孩子們一屆接著一屆的畢業，十五個寒暑，當年那個吾往也的傻勁一出的剎那，記憶猶新。

如今，空堂時間，常獨處在花園裡或剪枝，或修葉，說是獨處可一點都不寂寥，藍尾巴的麗紋石龍子在石縫間與我作伴，黑枕藍鶉時而啾鳴，時而翻飛舞動，穿梭園間；在桂花樹上築巢的白頭翁，金露花上綠繡眼巢裡的寶寶都會靜靜的陪伴，每個季候都有不同的朋友相守。當然，春天裡的百合、夏季的香蓮、秋日裡的野薑花，還有初冬的桂花香，都會輪番的隨風拂送著清香，陪著我靜默且愉悅的除草、施肥或澆水，獨處花園隨時隨處都能感受花木的繽紛與生命的多采多姿。

如今，花園一片葳蕤蓊鬱，滿滿的生命力，山紅頭畫眉常在花叢間穿梭，攀木蜥常和麗紋石龍子比美，還有一條條的蚯蚓正無聲息的翻攪著泥；水塘裡生態豐渥，蜻蜓、豆娘在水池上逡巡，曳著彩扇似的蓋斑鬥魚優游萍蓬草下，

水蠶、石螺伏行水底；，還有多少的物種？這裡真是個小自然，自然就難數了！我想，只要對環境友善，大地會饋我們豐沛的生命力。

每年的暑假後，花園就被雜草佔據，也是我領著歷屆的孩子們「從心、從新」出發，攜手共進與雜草搏擊的時間。

沿著磚縫雜生的野芒，盤纏圍牆的蔓澤蘭；石縫間圓幣草皓白堅韌的地下伏莖；就是曾經風華一時的大鄧柏花也四處撒野，糾纏著夜合不放；木牽牛、虎尾蘭還有聖誕白雪也跟著遭殃，草和花都亂了、早混了，花園全不成樣了，又是我們師生戮力奮進，修木、除草、搏藤，一場輪迴美麗的開始。

接手花園邁入第十六個年頭，又是接新班級的開始，一開學便備妥了十三雙工作手套，十三彎鐮刀，當成送給孩子的見面禮，就當中的二位左撇子我也注意到，而兩支左手操用的鐮刀，是我生平第一次買到，當時，竟有種運籌帷幄的自我感動。

開學第一天最後一堂體育課，領著十三個十歲的小毛頭，一路示範除草，你這裡、他那邊的佈局，就想光復曾經風光，蝶飛蜂舞百妍爭艷、芬芳處處的花園？

當埋首雜蕪間，我的小軍團潰散了，「好累喔！」「好熱呢！」「除不完哩！」不知是怨聲載道？亦或哀鴻遍野？

無妨，我這屢敗屢戰的常敗將軍依舊奮勇往前，多少個寒暑，不就是這樣一遍遍的與雜蕪蔓藤搏奮。寒假、暑假輸了一場又一場，開學後再贏勝一回又一回，小孩不懂，輕易投降，只有我知道，不氣惱、不放棄，將草一處又一處割完、把藤一條再一條的拉盡，花團錦簇、綠意盎然，井然有序的花園與生態池會再回來的，這也是我用具體的行動力，影響孩子體驗只有努力才有成功的機會。

放學後，孩子們收拾好書包回家了，獨留我與雜藤野草孤軍奮戰，傍晚採蜜未歸的蜂，和我並肩勤奮不懈；穿梭林間的藍鶺鴒，啾啾翻飛為伴，向晚的花園依舊熱鬧著，原來生命依舊伴隨著生命，生命是如此的美妙。

豆大的汗水打額間滑落，滴淌在胳膊上，溫熱著，沁著一股溫流滑過，灌漑著、也潤沃著足下的褐泥，生命的此時此刻是否又多著點貢獻？此時雪白的野薑花芬芳溢滿著，清癯瘦高的夜合花嵌著花苞點點，準備著夜裡的芬芳，想像當我不在的夜晚，花園裡的生命依舊，眾蛙奏鳴、夜鷺來棲、精采依舊，且多了一輪明月的映照陪伴，想必更有一番風趣。

我知道，「堅持」是這十五年來唯一的利器，能披荊斬棘，再圓十五年前那個吾往也的傻勁，也是初衷。

於是，寫了首詩，激勵著也鼓舞著自己，小孩不懂得的，就是我的堅持。

滿園囂竄的雜蕪啊

別小看

溫熱的掌握緊的小彎刀

我滿臉的汗珠

是戰勝你的力量泉源

燙熱的汗水是前鋒

不懈的堅持是後衛

心是領軍

願是方向

今日接續昨時

明天再邁進

儘管只有十三位孩子，但彼此尚陌生，好多的生活公約待建立，好多的心靈要交會，也有好多的磨合須考驗，所以事事都得溝通，才能師生心力齊一，合作愉快。

就整理花園這檔苦差事，也需要諄諄善誘，才能說服他們願意犧牲一堂快樂的體育課，而投身整理花園的苦差事，從中體驗勞苦付出，才能擁有開花結果的喜悅。

批閱孩子們每日的生活心靈點滴，有的孩子很樂於和我一起，在花園裡披荊斬棘，當然，也有孩子透露除了沒有辦法上體育課外，還要除草的不開心。

欣然接受孩子們的各種心情，我知道在這半畝多的花園裡，儲蓄著歷屆孩子們的汗水、歡笑、甚或連連的抱怨。這些都成了離開校園後，他們的、還有我的美好回憶，當屆的孩子們不懂，但只要他們一離開這個園子，就會開始懷念，因「旁觀者清」自然就明白了。

記得第一屆在暑假中和我在這裡清理生態池的三個小男生、大岳、阿凱和小杉，前年就大學畢業了。投入了社會工作後，他們仍不忘當年和我一起流汗

的事跡，每次師生相聚，大多會提起這段一起除草、一起剷土，也一起種花，充滿著革命情感的往事，那是生命影響生命，生命陪伴生命的印記，也是最純美的回憶。

細數歲月，當這裡的園丁，竟也邁入第十六個年頭，而才來過花園兩回的小毛頭就不耐煩，悶躁起來時，他們的心情，就如手掌中的紋路，清晰明白，但我須提攜他們，嘗盡這花園裡所有的甜美，走過與雜草搏鬥收復美麗前的不快，然後就像歷屆的孩子一樣，帶著滿滿的美好回憶離開，而我依然留在原處，像個擺渡人，迎接下一批的有緣人，在過程中跟他們細說，帶他們看這條須努力的河、要經過多少曲折的峽灣，要濺起多少湧的波滔，才能見到多少處的美景，直到他們經歷了一切，隱成了回憶，依依不捨的揮別後，我就得再調頭，接續下一舟有緣的擺渡。

每當身處花園，心無旁鶩，目光凝聚在雜草間、在褐土上，外人看似汗流浹背的勞累，其實只有自己明白，這是種修行，一種堅持的修行、是種感受心願經過時間淬煉後發成大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另類不入流的修行。

花園、生態池，這修行的道場，有青草香、還有花的芬芳，更有親愛大地的泥土味，是平日裡市囂塵務下難得的察覺，我喜歡投身其中，成為小朋友眼中的阿土老師。

我是適合鄉村的阿土老師，鞋底常沾著泥、衣著也渲染著園裡綠汁褐液的阿土，喜歡在花園裡找個僻靜的地方坐下，嗅聞著空氣裡的花香，靜靜的觀察小昆蟲，感受大自然豐沛的生命力，享受汗水澆溉下的成果，有花開繽紛的美麗，有枝葉間輕唱的鳥鳴，還有空中飛舞的彩蝶，這處花園真美，而我時時都在這修道場裡，覺受生命影響生命、領悟生命陪伴生命的美學。

我樂當阿土但不阿土的老師、園丁，因為阿土不阿土呵！

看見虎尾

虎尾，是坐擁百年歷史的糖都，亦是全台毛巾的首善之都，更是史艷文、藏鏡人故鄉的偶戲之都。1907年出生的虎尾糖廠，以虎勢盤據在中山路已經許久，牠分泌濃郁無比的蔗糖糖香，孕育在地的精神情懷，也成為文人雅士的創作靈感來源，豐富了虎尾人的生命。

2011年時，牠的尾巴一甩，中山路一側的糖廠圍牆進行退縮式的改建，應運而生出一條以透明燈箱串聯，可供策展的公共空間，名為「時光藝術廊道」。而藝術光廊的首次公開亮相，則以虎尾百年來的老照片作為展覽題材，透過黑白照片的復古視野，引領觀者回溯當年的在地景緻。

時至2016年，鑒於老照片之展覽已歷經5年的風吹日曬雨淋，鎮公所決議將當前展覽下檔並佈置新展，所方決定以書法創作、在地俗諺、中西繪畫、攝影及空拍等等各式藝術作品，呈現虎尾糖都巾都偶戲之都的百年風貌。因此需要眾位藝術創作家熱情相助，廣徵以虎尾作為主元素的大作，而此一募集作品策展的工作則成為我的任務。



得獎人：**林建華**

得獎作品：**看見虎尾**

簡介：
現職為 虎尾鎮公所機要專員

得獎感言：

此次獲評佳作，首先感謝評審們的青睞。同時特別感謝——鄭井老師。也因為鄭老師的風範與態度，讓人想把過程的點點滴滴紀錄下來，成為人生中一段精采的回憶。

回首在虎尾鎮公所服務的五年時光，深刻感受林文彬鎮長積極推展地方藝術、文化，讓在地藝文生根茁壯的願景，也因此促成故事中的時光藝術展覽。

期待未來能夠把更多在政府部門發生的二三事，寫成故事，也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溫度的、說故事的人！

首先拜訪許多位的藝術家，向其表達徵件的需求，並探詢是否有意願提供嘔心瀝血的創作，以作為公益性質的公共展出之用。在徵件的同時，也須顧及各類作品數量的均衡、質量的確保，以及拿捏各位藝術工作者的展出空間、版面大小。這是一件溝通、溝通、再溝通的工作，讓我不禁有「策展之道無它，心存感恩，耐煩而已」之嘆。

經過多方的管道進行蒐集，偕同美編團隊的設計、調整，歷經無數次的開會討論後，終於定稿並施作。讓此次藝術光廊展出以看見虎尾作為核心，攝影的類別涵括生物攝影、景觀攝影、空拍攝影，繪畫的部分則有油畫、水彩、壓克力顏料、插畫、國畫、多媒彩等等，另外還有多位書法老師各以大相逕庭的書法體，書寫在地厘語俗諺。在中山路上的公共空間，既是展出，也是交流，甚或是某種程度類似華山論劍的競技。整個看見虎尾的展出在取得眾人最大共識的狀態下，堪稱圓滿順利，但卻並未落幕。

某一日，我接獲來自社區的訊息，反應其中一幅鄭老畫家的作品名稱及題材與社區創作繪本雷同，讓他們有被侵權的感受。在公部門服務的我，面對社區夥伴的聲音，完全可以理解他們的疑慮。畢竟繪本是社區的心血結晶，也是主要的彩繪意象，對於孕育繪本的夥伴們來說，或許已經不單單是侵權與否的

法律問題，經過情感的昇華，轉化成為信仰被挑戰、靈魂被奪取的嚴肅議題。

至於鄭老畫家是何許人也？！在戲院百家爭鳴的當年，他是雲林首屈一指的戲院看板畫家，畫功精湛傳神。由於電影看板人物的畫功必須非常講究，若略有閃失，則會影響所有顧客的觀影意願。以致於在他鼎盛時期，曾同時受雇十三家戲院畫看板，是「戲院人生」的最佳代言人。當時各大戲院寧願排隊，也要由他親自出馬作畫，因此從四十年代迄今，他畫過的電影看板超過二千，堪稱雲林首席看板畫師。

在全盛時期，他同時受雇為虎尾鎮上的虎尾、國民、黃金戲院，位在斗六的國際、大觀、世界、遠東戲院，處於斗南的南台、東興戲院，另還有西螺的第一、西螺戲院及崙背昇平戲院、麥寮、北港等各地戲院的畫師。除此以外，外縣市的戲院也常常委託於他，竹山鎮山都戲院，員林鎮中華戲院，彰化市天一戲院、銀宮戲院都曾為顧客名單。居於虎尾的他，騎著鐵馬，馬不停蹄的畫，畫出好一片人生風光。他以商業繪畫從戲院發跡，而後轉行進入美術界成為專業畫家，這般的成功經驗並不多見，也因此成為邀展的畫家人物之一。

爭議的天平，一端是社區營造的好夥伴，另一端則是以八十多歲高齡仍義

務協助展覽的常青畫家，這是一道兩難的習題。在我徵詢過法界人士的意見後，得到和貴訟兇的見解。若真要用法律來論斷侵權與否，必然對兩造的生活都造成極大影響，也相對勞心傷神。尤其律師特別提醒，以此繪本申請專利而言，應當是屬於商標專利的部分，後來者將不得再申請易混淆之雷同者成為商標，而商標權亦應限於圖騰或圖文組合，若單純文字排列實難成為專利保護範圍。

幾經思量，我決定先與社區進行溝通，然而感受到的回饋是，不願退讓的堅定意念。且展覽若未將該畫作下架，將進行後續的存證信函寄發。不過回歸問題的根源，與繪本同名的畫作進行公益展出，在沒有營利的前提下，是否構成侵權仍有待商榷。要如何解決眼下的困局，確實令人頭疼！

我在辦公室內研究如何處理這棘手的難題，在思索之間看見牆上掛著一幅字，是鄭老畫家送給虎尾鎮長的墨寶，上面以蒼勁筆力寫著「政通人和」，對應著現在「人不和」的狀況，我在傷腦筋之餘也不禁莞爾苦笑。

我回想起初次拜訪鄭老先生，他的工作室位於中山路，距離展覽地點約莫百來公尺，兩層樓的紅磚老房，左右共兩戶。我從騎樓進入，室內燈光並不強，彷彿就像進入隧道內的感覺。現場的作品滿坑滿谷，已經多到無法一一懸掛陳列，一幅一幅必須以尼龍繩或塑膠繩綁牢、安置，像是許多的大型千層派，以裝置藝術的方式隨興陳列。

他在一處類似「客廳」的地方接待我，稱之為客廳，因為這也是訪客在室內唯一可坐之處。而在這方寸之間，還安裝了電視與吃飯喝茶的小木桌，電視上正播著Z頻道節目，看起來是日本古早味的連續劇，聲道亦是日語，桌上則擺著一壺茶及兩個小杯。

他請我入座，斟茶給我，同時向我致歉，表示他的喉嚨不太舒服，桌上的茶，是以養護咽喉為主的茶，在味道上怕不如我的預期。我心想，以他老人家對待一個晚輩，這樣的接待也太有禮了，而且看似年邁的身軀仍精神十足，且承載著來自日本的有禮靈魂，更是讓我大感意外！或許是電視播送的聲音一直是日語，對於這種錯置的感覺更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鄭老師，你看電視都直接聽日語阿，這麼利害」我與他寒暄後，用他的喜好以及從事的活動閒聊起來。

「嗯，以前有學」他簡單的自介，民國23年出生於嘉義，早期受的是日式教育，居於虎尾已經將近60年。難怪，他老人家的日語簡直更像母語。

我逐漸帶入正題，提及公所要辦一個看見虎尾的展覽，久聞他雲林首席看板畫師的傑出成就，希望可以取得他的授權以及作品電子檔參展。一如預期，他低調的謙稱，他的作品不具展覽價值，應該有更好的選擇才是。我鼓起不爛之舌遊說，強調「在地展、展在地」，這是屬於虎尾的展覽，希望展出描繪虎尾的作品，老師是虎尾當地的藝術家，那更是不能錯過。經過幾番迴旋，他終於首肯，帶著我去「千層派」中挑作品。

他的畫作種類繁多，國畫、水彩、油畫皆有，書法造詣也極高，是個藝術專才中的通才。而且更讓人訝異的是，千層派看似混亂堆置，實則具有系統性分類，跟著老師的步伐，按圖索驥的拆解千層派，挑選作品竟然毫不費力。我們一邊聊他過去的豐功偉業，從精采的戲院時期直到民國51年左右，電視開始盛行，電影則相對式微，電影看板產業更是走向夕陽，我才深深感覺，他一人足以見證電影業的興衰始末，堪稱電影界「活國寶」。

挑選告一段落，我向他說明後續的作業事宜，會有攝影師將作品輸出成電子檔，以及設計業者進行美編，經過相關作業後佈展於中山路的展覽空間。言談之中，透過許多人名名的交換，這才驚覺，原來許多相關的業者或藝術家皆是其學生，經過一番長談式的聊天，我對他的敬佩亦不斷加深。

經過我們慎重如選妃般的挑選作品完畢後，回座繼續未完的話題，此時瞧見牆上掛著一頂陸軍823砲戰紀念帽，不禁讓我憶起多年前離世，以少校官階退伍，具有榮民身分的外公。經我向他探詢，方知他以陸軍上兵退役，軍旅期間也曾受多位名師指導，亦曾擔任雲林縣823榮民戰役戰友協會副會長。無怪乎鄭老師面容雖略帶嚴肅，舉手投足很有架勢，卻不難親近，原來是屬於榮民的印記，而且是我所熟悉的、卸甲歸鄉的味道。向他告辭時，我亦發自內心的主動提出，希望以後能多來拜訪，向鄭爺爺討教，若有機會也想聽更多軍旅生涯的故事，獲得他慈祥的應允。

當我回憶起與鄭老師相處的點滴，從他的謙沖自牧而不願展出，到滿腔熱血地帶我尋找作品，這樣的鼎力相助，讓人感念在心。商請他把畫作下架或許是最便捷的權宜之策，但在情感與理智上，仍讓我難以接受。

在此時，有一些藝文界的朋友提及，早期曾是各大戲院電影看板首席畫師的鄭老畫家，其畫作以虎聞名，尤其擅繪「四方眼」的獨門技藝，此技巧讓觀者不論站在哪個角度觀畫，都能感覺到動物也正在凝視著你。他們前往藝術光廊觀賞後，認為鄭老畫家的虎之畫作太少，向我提出應該增加老虎作品的建議，亦符合公所以看見虎尾和在地元素作為展覽主軸的宗旨。

順此機緣，帶上伴手禮，再一次前往鄭老師的畫室。我向他報告，受到藝文界朋友的建言，期待鄭老師能再惠賜老虎為主的畫作，輸出至中山路的藝術光廊展覽。

鄭老師爽快的答應了，還說「老虎的畫作，篇幅要大些，才能顯出眼中的精神與氣勢」。

我心中一忖，似乎從這番話語中嗅到解套的良機。便提議把鄭老追加提供的幾幅虎嘯生風之作置入展覽空間，並加大其版面，顯示老虎霸主般的氣勢。但由於展覽空間有限，可能必須忍痛換下之前的部分舊作，不知鄭老師以為如何。

鄭老師再次同意了。

此時我耳中享起空襲警報解除的聲音，並在腦海中沙盤推演，把新作加大佈置的同時，順勢把與社區繪本同名之作卸下，藉此免除社區對於該畫作侵權的指控。看起來，一場可能對簿公堂的危機就此消弭於無形，堪稱雙贏甚至三贏的美好結局。任務完成，心中不免有七分慶幸、三分得意。

當我準備告辭，離開畫室時，鄭老師送到門口。不知是巧合又或者是冥冥

之中的安排，我看到一幅書法，仔細一瞧，當然是鄭老師的作品。此作上方寫著『悟』，下方則以古篆體寫「六尺巷」一詩：『千里修書為壹牆，讓人三分又何妨。萬里長城今又在，只是不見秦王來』。或許是心中那三分得意作祟，我神色輕鬆地稱讚鄭老師不只畫好，篆體書法的風格也是圓融豁達。鄭老師說：「書法也是人生體悟而來，而且這個故事挺有意思」。

故事說的是：在清朝時，漢人張英擔任宰相一職，有一天收到家書，原來是家人因自宅之基地與鄰居發生糾紛，兩家人互不相讓鬧上了公堂。張家人為此寫了一封信向張英告狀，要他利用職權疏通關係，而詩就是張英的回信。相傳家人聽從了張英的勸誡，不再與鄰居爭訟，而是依言主動後退三尺，讓出了部分基地，鄰居家大受感動，也後退了三尺，最後爭奪的基地成了六尺寬的巷子，兩家從此和睦相處。

鄭老師說完故事後，我一時摸不著頭緒，然後晴天霹靂般的茅塞頓開。

原來我自以為為高明，像孫悟空般的翻了十萬八千里，在鄭老師不知不覺之中，就已經卸下同名畫作，進而解決被指控的爭議。殊不知，孫猴子從未離開如來的手掌心，而鄭老師其實也對此瞭然於胸，然而無論對錯與否，他老人家早已決定：讓！

鄭老師告訴我，篇幅要大些，並不是要擴張自己的展出空間，而是在為彼此打造一個巧妙的下台階。而渾然不決的我，還彷彿齊天大聖般略帶得意，企圖寫下到此一遊然後離開。老人家連提點晚輩的方式，都充滿智慧而顧全對方顏面，更加令我汗顏。

此刻，原先的七分慶幸、三分得意，早已轉化為七分感動、三分慚愧，而心中羞赧大概就如同癌細胞快速的在身上擴散。最後，我向他老人家鞠躬致謝說：「鄭老師，謝謝！真的謝謝！」。在當下深刻的理解，原來心悅誠服時，鞠躬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鄭老師像個爺爺般笑笑的，沒多說什麼，但凝望的眼神裡卻是充滿包容的溫柔。於是，我帶著感恩的心告辭。

回顧策劃這場展覽的點點滴滴，除了從佈展過程中累積許多技術層面的操作以及溝通的技巧外，關於六尺巷的故事，更讓我從鄭老畫家的身上領略待人接物的圓融智慧。同時也深刻體會，只要心寬，天地就大，虛懷若谷便爭無可爭。

1934年出生的鄭井老師，走過戲院的黃金歲月，轉行成為專業畫家，起初的他致力油畫創作，近幾年則對國畫情有獨鍾。看著他頂著常青高齡而持續不倦的作畫，落實「活到老、畫到老」的璀璨夢想，為人的豁達大度，更充分印證其作畫如做人的人生觀，可說是名副其實的虎尾鎮之寶。或許是經歷輾轉流離的軍旅生涯，也或許是見證電影院興衰史，更或許是伴隨著虎尾糖廠的起落，當我們凝視他的墨寶、繪畫時，亦看的出他以近一甲子的光陰凝視虎尾。他的人文采風，我相信必與未來的糖廠互相輝映。

而遙望1907年建造的糖廠，至今仍提供我們展覽空間，作為對於虎尾、糖業、日式古蹟的憑弔。時光悠悠流轉，往日種種情懷也不斷凋零。已孤寂許久的虎尾糖廠，就如同鄭井的虎，正低伏著，蓄積能量。在不遠的將來，牠將一躍而起，轉型成為觀光型的糖業文化園區。而荒廢已久的宿舍區，不需浴火也可重獲新生，透過精采的設計成為民俗體驗區。至於糖廠的血脈一現存運糖之用的五分車及軌道，亦將打通任督二脈，活化為兼具觀光與接駁功能的小捷運進行復駛。看似平凡的小火車，準備帶上復古懷舊的行囊，搭載著虎尾人平凡的夢，啟程前往下一站——風華百年的華武壟。



得獎人：**黃振裕**

得獎作品：**阿兄，你在彼岸好嗎？**

簡介：

現職為 梅林國小教師

得獎感言：

評審評語：

感性強，流暢，明晰，給人許多省思，感動。

阿兄，你在彼岸好嗎？

其實我和阿兄一點都不親，甚至有些許的怨。他屬狗，我屬豬，相差了十三歲。

從小，左鄰右舍常把我拿來和阿兄做比較，總在我面前為阿兄對老天爺抱怨不公的說：「『天公伯仔』真不公平，把你生得這麼帥，這麼巧，你阿兄卻憨憨憨。」然後大多有幾句的安慰：「生你大姊、大哥後，又拚了四個女兒後，好在又生了你，要不，你阿爸、阿母老了看怎麼辦？」

和一般的人相較起來，其實我並沒有多帥，也沒比人靈巧，就是個平凡人，但在一個輕度智能障礙的哥哥影子下，就優秀了起來。

我的小時候，其實阿兄早已成年了，我不喜歡阿兄菸不離身的叨著；討厭他滿嘴檳榔時嘴角滲出的紅色汁液、也厭惡他滿嘴的「訐譙」穢語；生氣他在過年時賭輸了所有壓歲錢後嚎啕大哭，壞了期待已久的過年喜悅；更怨他三天兩頭酩酊大醉走路搖搖晃晃時，引爆脾氣火爆的父親大發雷霆，所以，我總怨

他把家裡的氣氛攪得烏煙瘴氣，沒了一般人家的和靜。

在當時是壯年的父親，盛怒時手執家中鞭牛的藤條，一上又一下鞭答著阿兄時，我甚至也對他撻伐，在心裡對他吐了「活該」，誰叫他要喝得爛醉，誰要他爛賭一通，誰叫他不明事理跟人幹架，誰：誰：誰：誰叫他就是這樣一副德行，但我好擔心他會在校園出現，擔心同學會發現他就是我的阿兄，不願同學用鄙視的餘光，看待我有這樣的兄長。

我就是在有阿兄這樣人物的家庭下長大的，時時忐忑阿爸會打他，也刻刻埋怨他惹事生非或偷我已經少得可憐的零用錢。所以，打高中出外讀書後，我是隻翅膀長硬了的鳥、終於可以展翅高飛，飛離阿兄越遠越好，飛離阿爸因他的盛怒、飛離阿母對他的叨念、也飛離左右旁人把我跟他的比較，「欲較之綴」加諸在我肩頭，那種宿命輪迴似「何患無辭」的壓力，直到了考上師院，才學會、也懂得把肩頭上的壓力層層的卸下。

阿兄是智能障礙，在我懂得教育輔導學的基礎後才恍然大悟，是種宿命的加諸，也是種不可逆的定型，於是我終能體會目不識丁，不知如何教育這類孩子的父母的苦，所以，我理解阿爸對阿兄的盛怒，也體會阿母護子又無奈下的心情，那是一輩子的苦擔，不是簡單一句「上輩子沒燒好香」，就能裝飾面對阿兄這樣弱智的孩子時常闖禍的艱苦。

阿兄是輕度智能障礙，是那種生活能自理，也能養活自己，只是自我管理力差，對事的是非、對人的善惡較常人少了正確判斷的類型，所以，阿兄是善良單純，容易受騙的人，長大後的我絕對知道。

在阿兄身強力壯時，時常受雇扛稻、掘土、甚至噴藥、撒劑的農務，用苦力賺取生活零花，一旦完事納酬後，就大方起來。阿兄有一票不是我這樣兄弟的酒肉兄弟，有錢時就靠他打牙祭、飲酒作樂，口袋一空後，就是他喝得爛醉，成了兩眼空洞的酒鬼，幸運的話還能蹣跚回到家，然後換來父親二道恨厲的眼神；要是醉得不省人事，馬路就是他的床，大可以隨遇而安，只是勞煩了村子的人見狀來電通知，或是好心的警察專車載回，而曾有過幾次的夜間尋醉人，拖拉、攙扶幾經波折才能順利的把人載回家，偷偷的在不被阿爸的發現下，才安然過關，度過不平靜的夜晚，那經驗是種無以名狀的怒與苦。

我嘗試著教導滿身汗穢的阿兄要洗澡，提醒把我們共用的浴室洗手台，在漱口刷牙後清洗乾淨；那條比廚房抹布還髒的面巾要搓揉洗淨；房裡一包包發臭的垃圾要拿。熟料我的憨阿兄對我「嗆聲」：「我是老大噎！免你來教！」

言下之意是他是兄長，當小弟的沒資格對他說教，不知道阿兄何時建立長幼有序的倫理觀，勸說無用後，也只能順其自然。

阿兄雖然滿嘴訕謙穢語，但卻未對家人惡言相向，這是種與生俱來的人倫性善？抑或儘管阿爸、阿母不識字，但俯仰間無愧於天，無疚於人的磊落性情的遺傳？

從小看著他挨阿爸的罵，從未聽過他反駁，即便是狠力的鞭打，他也只是頭低低，啜泣地跪著默受，幼稚的我只是一味地怕，甚或抱怨，不懂護衛，只能在一旁看著護子心切的阿母心傷，又不忍阿母的心傷而跟著落淚，有阿兄這類孩子的苦，我懂！只是沒有阿爸、阿母的深切。

當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後，阿爸、阿母年邁了，阿兄也長年酗酒、抽菸而體衰力弱，但我並未自顧自地飛離，而是選擇能就近照護的地方定居，週休時好方便帶著妻幼回家探視，鬧熱家中沉寂的氣氛，也清理阿兄弄得髒汙的衛浴環境，因為教育無力時，就得收拾善後是必然的因果。

體衰年過半百的阿兄，沒了打零工的機會，每週盼著的是我的出

現，回老家伴陪父母是我的本意，偷偷塞給他零花是種附帶。阿母也深諳

內情對我說：「平時不見人影，你看，你一回來就乖乖地在家。」是呀！我能做的，就是讓阿兄知道，要有收穫就必須付出等待的努力；回程時，阿兄總刻意的在巷口轉角處候著，等候在未被阿爸發現時，我偷偷塞給他前特別叮嚀別拿去喝酒、少抽菸的兩百元的零花，這成了我們兄弟唯一的交流，也是在無法導正阿兄任何偏差行為為下，疼惜這憨阿兄的善意情誼，這是我們的兄弟情，兩百元棉薄似的兄弟情。

那是清明節滂沱大雨夜後的清晨，一早不安的電話鈴聲響著，話筒那端是阿母滿心著急不安的交代：「恁兄昨冥予車撞得毋知四界，你緊去院仔給伊發落，恁阿爸、大姊毋識字，做無路來，你緊去！」

在我趕到嘉義長庚醫院時，阿爸、大姊正候著我來決定是否同意腦部重創的阿兄開刀，這一決定也是阿兄去留的決定，就在我點頭、搖頭、搖頭的瞬間。不開，阿兄的生命就此打住；開了，就算會復原，爾後無法預料的一切，都是全然概受的負荷，心就像墊在須彌山下的沉重，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到底誰有能力衡忖輕重？能為阿兄爭取的，我從未放棄。

可惜，阿兄成了植物人，而我也順理成章成了他的代言，為他發落所有的

一切，安排照護他的棲身處。爾後，時時擔心全天待命的手機，會出現醫院還是護理之家的來電號碼，也經常性的應著護理之家的要求，趕赴急診室看護因肺炎發燒或其他不明的肇因而孤零孑子的阿兄，一旦燒退無礙，經過醫院無人跡的地下長廊獨自推送著阿兄回護理之家時，望著病床上木木然的阿兄，能對話的，就是輪軸嘎嘎喀喀的響聲，還有盪盪不息的回音，但靜默是我和阿兄難得同一陣線的抗議，對生命如此磨人的抗議。

當病況嚴重時，「同意插管嗎？」「要住加護病房觀察幾天！」「有辦法改善我阿兄的頭皮癢嗎？看起來好難受。」「四肢都萎縮得厲害，有安排復健吧！」阿兄好多好多的事排著隊等候我一一發落，而我原本平靜的生活、我的作息、我的每一天，從此充滿著難喘息的壓力，我努力撐持著，累癱了時的淚，已分不清是對阿兄的另一種怨，抑或是種本是同根生的憐惜。

我和阿兄的二百元兄弟情終止交流，回到老家，能為他盡心力的，就是載著年邁的雙親到護理之家探視，每次的探視，「阿南，我的兒呀！」阿母是不捨的淌淚和一陣如往常的叨唸：「誰叫你半冥半時才去看醫生，被撞得不成人，要怨歎誰呀！」好像阿兄聽懂似的教訓，再撫撫阿兄早已乾癟蜷曲的四肢，八十歲阿母的憐惜，縱橫的老淚才叫人捨。

木訥寡言的阿爸望著阿兄，熄了嚴厲的眼神，將常不發一語的他，偶爾輕輕拍著阿兄的身子，哽咽著呼喚：「阿南，阿南。」那是傳統父親禁不住疼子的天性，所做的最大的膚慰。

阿兄離開時的午夜，我獨自行車在只有車燈導引的漆黑路上，回憶著和阿兄曾共有少得可憐的過往，正躺在病床上，告別了世間的一切、解脫了幾年臥床苦難的阿兄，此時此刻，是否同我一般的孤單寂寥？

「阿兄，你稍等，待我先回到家，安撫好阿母，能早一分鐘到，就不會遲一分鐘的把你接回家。」我是這樣告訴已在另一方世界的阿兄。

「阿母！我轉來啊！」輕輕拍著側躺著熟睡的阿母，阿母惺忪的醒來，辨得我說：「你回來了喔！」「是啊！我、大姊、二姊和四姊都回來了。」我把房裡小夜燈映出的人都提到後，摟著了阿母羸弱的肩，要她堅強，慢慢地訴說：「阿母，你毋免驚，要堅強喔，我欲給你講一件代誌。」或許阿母早知道我們的來意，只是等待再確定罷了。

她鎮定應允：「好，你講！」「阿兄走了，我、大姊、二姊和四姊欲來帶他轉來。」「阿南走了喔？」阿母確定聽清楚了，漆黑的夜裡，傳盪著阿母的悲泣「我的可憐囡呀！我的囡啊！阿南：」，是一種苦難的解脫嗎？還是不得

不放手黑髮人的不捨？悲悲戚戚的聲音，讓人的心哽著淚，像夜空裡的繁星，裂得細碎了。

從護理之家帶回阿兄早已冰冷的軀體，沒人確切知道他脫離被折磨得殘敗不堪的軀殼的時間，只是體貼似的，在他冰冷的臉上罩著象徵留存一口氣到家的氧氣，暗路上的救護車沒有擾人的驚鳴，像阿兄一生平淡無奇甚或邊緣無息的人生，有的是我和四姊聲聲的呼喚，「阿兄，要上車了。」「阿兄，我們要轉大彎了。」「阿兄，過橋了。」：「阿兄，要入庄了。」「阿兄，我們回到家要入門啊！」

不知道阿兄聽著了嗎？跟上了嗎？回到了多年前那個滂沱大雨夜裡，碰的一聲巨響後就不曾再返回的家了嗎？

簡單靈堂上的遺照，阿爸特別為阿兄挑了張在二十八歲時拍的照片，阿兄英俊的臉龐，迥非於五十來歲便憔悴枯槁的形容，鄰人來致意時，看看阿兄的遺照後，不客氣的對我說：「想不到年輕時的阿南如此俊俏，比你還帥！」是呀！阿兄本來就俊，只是不懂得打理自己，不懂得養護身體，要是個精明的人，那便是老天對這個家的厚賜，但命運就是如此。

望著阿兄，看看他和我相同有著像阿母一樣單眼皮的眼型；微薄的雙唇，沿著唇上人中稜線而下的嘴角，我們都有阿爸的遺傳，我們真是兄弟呀！

到底我和阿兄是如何的因緣才能在同個屋簷下成為兄弟，是佛家語的冤家？債主？是償債？本願？還是過去生中，我們是同參道友？我著實不解，但在我懵懂無知的幼時曾鄙視、怨懟阿兄的，在我懂事、有能力後，我盡全力的幫他，哪怕是人生最後的一程，我都樂意幫他完成，因為，我們是兄弟、也是種自我懺悔、療癒的補償。

阿兄今年該六十歲了，在夢裡和他相遇二回，一回他爛醉如生前的來到我的夢裡，我在夢裡依舊對他怨懟生氣；近一回彷彿我到了他的世界，那裏的阿兄是遺像般的英挺正常，而我滿懷的欣喜，是種從未有過的快慰。

阿兄的一生我無法為他論定，是苦難多於無知的逍遙自在？抑或無憂無惱的多於苦難？但他用生命教我學會珍惜兄弟情誼，努力經營一個正常的人生是不容置疑的。

幾年了，每每滂沱大雨的夜，我常想起我的憨阿兄，想他生前的苦、想他生前的惱、想他生前的在我記憶裡少數的種種，想他在彼岸好嗎？

雨季

初抵金門，四月下旬，正是天候最為舒適的時節，氣溫乾爽，日照暖和。尤最喜歡在大白天推開紗門來到走廊，高舉雙臂緩緩伸展肢體，深呼吸一口氣後大聲嚷嚷：「好奇怪，我們營區明明離港口這麼近，卻連一點海水的味道都聞不到——」注視著尤黝黑烏亮的肌膚，我忍住衝動，沒有告訴他，這樣的他，充滿海水的味道。

下部隊最大的感想是，在台灣受的士官訓，統統派不上用場，所有事情都要重新學習：包括人際互動，包括部隊生態，而其中最基礎務必盡快上手用以自保的，則是業務。

嚴格來說，在外島，經理士算是個涼缺，既不用和拿了領導加級的步兵士一樣帶領砲班天天在砲堡嘶吼「射擊開始」推動幾百公斤的100火砲機動轉向或者擔任值星官肩負整個連隊的榮譽；也無須和苦情軍械士一樣三不五時面臨械彈督導必須草木皆兵只待長官一聲令下打開軍械室外好幾道鎖疊起數百個彈



得獎人：**游善鈞**

得獎作品：**雨季**

簡介：

1987 年出生

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

現職：為 文字工作

得獎感言：

謝謝大家。

評審評語：

軍隊兄弟的相處、感情，有描寫力。

匣亮出六十幾把每周通槍管擦得晶亮的G5N步槍甚至搬出那兩架重達幾十公斤的50機槍以供清點；更不會陷入每餐都被連長嘲諷不懂控制預算撈完油水分離槽還必須憋忍一身腥臭味全副武裝在連長室外罰站的預財士窘境——身為一名「稱職的」經理士，只需要負責管理連上所有人（弟兄、主管和主官）的裝備（迷彩衣褲、迷彩小帽、鋼盔S腰帶和白布鞋）和日常用品（綁腿、水壺、鋼杯和內衣褲）；要不然就是帶著兩三名公差，整日窩在糧秣庫房，或盤點或推陳白米、沙拉油和軍用罐頭，簡直和便利商店店長沒什麼兩樣。

「別暗爽，經理士沒有想像中那麼輕鬆。」尤斜睨我說。某個副連當家的悠閒下午，我和尤對坐在曬衣場的石階上吃冰棒。「我才沒有認為這工作很輕鬆，明明是你們覺得我都在偷懶吧！」被搶先說出原本自己打算用來調侃我的話，尤艱難吞嚥一口口水，張嘴怔愣住，遲遲吐不出一句話來。見他為難，我舔了口冰棒，笑了笑接著說：「好吧，其實我的確比你們輕鬆很多。」尤這才爽朗笑出聲來，眼睛眯得比0點二八原子筆筆跡還細，抬起腳用柔軟白布鞋鞋尖，往我的膝蓋輕輕頂一下。

尤比我早到金門四個月，算一算，再過兩個月就能退伍返台，結束短暫的軍旅生涯。尤的軍旅生涯，雖然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短暫，卻顯然精彩許多彷彿奇幻史詩小說中的英雄傳說。據說尤剛入伍，還只是個一般大頭兵，到金門下部隊後，被連長挑中送回台灣受訓；結訓後返金掛階步兵士，表現優異，沒多久就破格升任大砲長。根據預財士的情報，加上外島加級，尤所領的糧餉已達義務役士官極限，幾乎是一般義務役士兵的兩倍——欸，你退伍後要做什么啊？我問尤。拜託還那麼久的事去想幹嘛——尤立刻回嗆。「哼，是誰拜託誰啊。兩個月很快啦！而且你島休還積那麼多天。」尤聽了又是一笑：「最好是會有人覺得兩個月役期『很快』。」「看別人當都嘛很快！少轉移話題，你退伍到底要做什么？」在連上我向來以固執難纏聞名。尤掐捏竹棒，偏頭一臉困惑，認真思忖好一陣，沒注意到冰棒融化滴滴答答扎落台階。覺得可惜，正打算開口要尤別繼續想下去，他忽然出聲：「想不到。」他搖了搖頭。你呢？要回去念完研究所？「你還記得我休學啊？」「會休學來當兵的不多吧？」「哪裡不多。」我說的就是。

他笑說不是休學，是被雙一一退學，他當時怕丟臉所以沒說實話。「那你還出賣他。」我斜睨回去，啪搭清冷一聲，只見濕軟冰棒從竹棒上整個脫落，

塌灘在水泥地上。被拴在一旁鐵柱上的布丁，嘴饒鏘鏘扯動項圈拖拉鐵鍊想一嚐為快，尤轉身故作生氣瞪布丁一眼說不、可、以！隨即扭回頭哭喪臉咕嚕句好可惜，垂頭猛舔只殘留黏膩糖水的竹棒。炫耀也好，挑釁也罷，我慢慢吸吮冰棒，聽見他又低低啞咕一聲，說反正你又不會出賣我。到最後，直到安官吹響集合哨音，尤還是沒有告訴我，自己退伍後要做什麼。

我和尤走得近，經常有事沒事就膩在一起，連上甚至謠傳我們是一對。我極力澄清，尤倒是一如往常一派隨興任由人說的坦然態度——為了解釋我和尤的關係，證明我們的「清白」，我甚至說出原以為自己會埋藏一輩子的秘密，吐露自己剛到連上的那半個月一見到尤的臉就賭爛想吐口水，打回家報平安也總是在電話裡頭和家人謾罵尤有多麼機車根本是針對自己。

剛下部隊那禮拜，儘管我掛的職缺是後勤經理士，但畢竟屬於砲兵群，不能一點基礎認識都沒有，排副安排兩組人馬分別到二三砲進行砲操演練。我被分到由尤擔任砲長的二砲，兩隊分別和射擊指揮所通話，排副透過對講機下達射擊任務。第一次接觸「砲操」，我的動作慘不忍睹完全構不上標準，再加上砲操需要極大臂力，對於入伍前根本沒做過伏地挺身的我來說，遠超出負荷。

但當時尤完全不給我這個士官面子，不斷要我重來、重來、重來，甚至停下所有口令，要其它人員等我將砲口調整到正確的角度和方向。「水平氣泡居中有那麼困難嗎——」尤吼。

那天結束，我恨透尤，簡直想和從前電視劇裡頭看到那樣綁紮草人貼上他的名字繫上他的一束髮好好懲罰他。莒光夜時，也不知道是不是想找機會跟自己和好，他湊過來，翻我的大兵手紀。後面貼著三張新兵訓練時教官要我們貼的照片。「你爸、你媽……這是你哥？」他提起哥哥，我差點忍不住和他說話。

夜晚熄燈，獨自一人溜進排副寢室隔壁空著的排長寢，就著外頭月光塗抹痠痛軟膏。嘎一聲紗門突然推開，我嚇一跳衣服還來不及套上——是尤。定睛一看，和白天砲堡裡肅穆嚴厲的表情不同，他睜著一雙眼尾略微下垂帶著些許無辜意味的眼睛，直勾勾盯住坐在沒有床墊、一身空蕩鐵床床架邊緣的我。

縱然戲劇性抽中「金馬獎」來到外島，真實人生畢竟不是電影。尤沒有向我道歉，逕自說起軍隊是個憑實力說話的地方。能力多強，音量就多大，尤其對我們這種義務而言更是如此。即使掛的官階再高，若是體力無法服眾、技術不夠全面，那些阿兵哥也絕對不會聽從指令。畏縮一些的陽奉陰違，跋扈一

些的當面給人難堪。「完全不跟你客氣。」尤咧嘴苦笑，那神情比起埋怨，不知怎地，我倒覺得更像是父親提起頑皮的孩子。經過那晚，我不再說尤的壞話，熟識以後，還不時揶揄他：「你當初真的對我很嚴格。」尤總是傻笑，當作沒這回事似的轉移話題。

彷彿應驗尤說的那句話，我沒有暗爽多久，時序進入五六月之交的金門潮濕燠熱，氣溫登梯般一度度向上攀升，甚至三不五時一陣滂沱暴雨，教人猝不及防。大概是為了維持一貫的低調作風，金門義務役軍人鮮少撐傘，只有少數業務在身、經常在營區外走動洽公的士官兵，迫不得已才會到軍用品店，買一把像是外國電影裡頭參加喪禮收束時猶如烏鴉斂起羽翼的黑傘。

帶兵出公差卻不能如此，除了沒那筆預算讓每個人都撐傘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看在長官眼中，既然是來工作的，自然得雙手空空利於活動，才能達到最大效益。

那是某個戰備周，一如往常，吃完早餐，不用外出洽公、也沒有任務在身的人，全在集合場列隊集合。擔任本周值星官的尤，全副武裝手持點名板站在隊伍前方，宣佈待會兒要更換全副武裝領槍的戰備人員。一聲令下，戰備人員立刻衝上大寢換裝；剩下的人員報備今日工作，我舉手說要整理雨衣，站在隊伍右翼的排副，掀起迷彩內衣摸了摸自己壁壘分明的腹肌，調侃一句：「你還知道該整理雨衣了啊——」我瞄了一眼，要了一名公差幫忙，尤頓一下擔憂問：「一個夠嗎？」正打算多派一兩個人給我，我拒絕：「經理庫房小，人多反而麻煩，四砲那邊的草不是都長出來了嗎？需要多派幾個人過去除吧？」

但我錯了。

拉開雨衣袋抽出雨衣的瞬間，我著實嚇一跳，拋下一頭霧水的尤，連忙跑回兵舍找尤：「所以我剛剛才想多給你一兩個人幫忙啊——」尤苦笑，戴著鋼盔的他表情益發困窘。我使勁往他的肩膀拍了一下：「一兩個哪裡夠，至少、至少再給我四個公差！」「四個？」尤面露難色，膚色顯得更黑。我明白他的難處，因為工作已經分派好，人都都撒了下去：「拜託——你沒看到那些雨衣，說多慘就有多慘！外面全是紅土！而且都已經乾了，拍不掉也摳不掉，一定是從去年就沒清理一直留到現在！還有，很多雨衣內裡破破爛爛，需要篩選出來呈報營部更換。」我心亂如麻，按捺不住，還想繼續說營部那麼小氣肯定換不到幾件到時候出任務下雨該怎麼辦——尤輕輕按住我的胳膊，要我別擔心，進

伙房幫我拉來三個人：「伙房明天再清，今天天氣好，你們先幫班長處理雨衣。」

我帶著四名公差，將雨衣全都攤開來一件一件檢查，並按照各種情況分類標註。A表示「內外兼備，專門出公差時展示給長官看」；B為「外觀完整，但內裡破損，依舊能掩人耳目展示給長官看」；C則是「外面破損，即使內裡完整也不能拋頭露面」。進入第二階段，將C以五個一疊，用棉繩十字固定後，堆在庫房角落的「待轉區」。

下午午休過後，原本來支援的三名二兵被排副拉回伙房打掃，我帶著乙，兩人來回幾趟，將A和B從兩百公尺外的經理庫房抱到曬衣場，一件一件將陳年紅土仔細刷去，還必須不時提醒向來隨興的乙小心一點、溫柔一些，以免將所剩不多的A、B貨刮壞，通通打成C級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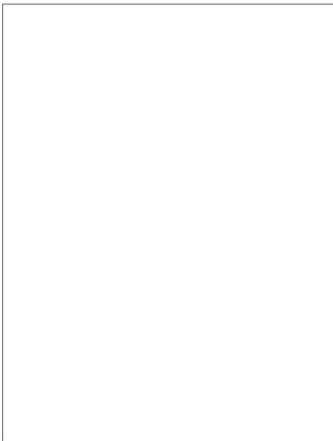
正準備將洗好的雨衣晾起，乙瞥一眼電子錶驚呼該去大門接哨，我笑說趕緊去吧，剩下的部份我一個人可以完成。我拾起雨衣，輕輕抖開水珠，將內外翻轉，又甩了甩，套上衣架。轉過身時，看見乙站在籃子旁，手裡揣著一件雨衣晃著：「輕一點啦！」我埋怨，又說：「訓練結束了？」。

尤沒有回應，只是將雨衣一件件掛上竿子。在烈日下戴了一整天鋼盔，尤的髮尾沾懸豆大汗珠，像是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歷經一場不為人知的大雨。

雨衣全數晾起，水珠滴滴答答聲音清脆像是快把水泥地打穿。風將雨衣吹起，鼓脹剎那，我想起哥哥，想起那年暑假，高三畢業，到嘉義找他，哥哥載我到民雄吃鵝肉，折返學校途中，雷聲大作閃電劈開天空，轉眼大雨淋漓。哥哥連忙從機車前方抓出輕便雨衣，只有一件，他讓給我穿，我拒絕，兩人僵持不下，哥哥靈機一動，穿上雨衣，要我抱住他。我抱住哥哥的腰，他要把頭壓低，要我將自己抱緊一點，再抱緊一點——感覺他的黝黑膚色都要透過衣服拓印上來，接著反手將雨衣撩起，罩住我的上半身。我貼緊他的身體，聞到他身上腥鹹如海水的氣味。

回到哥哥宿舍時，我們渾身濕透，像是根本不曾披穿雨衣。

注視著站在一片暗綠色雨衣間，宛如站在一片樹林裡的尤，我不禁心想，等這些雨水流乾，這場雨季過去以後，尤就要離開這裡，結束短暫的軍旅生涯，或許和哥哥一樣，我再也見不到他了，也說不定。



得獎人：**林文彬**

得獎作品：**危城之六輕症候群**

簡介：
虎尾鎮公所 鎮長

得獎感言：

評審評語：
敘事體，敘述文，讓人有省思。

危城之六輕症候群

A ·

2016年8月26日一篇投書媒體報章《遷校不遷村，本末倒置》的文章說，「中央遷校的決策應更謹慎，勿蹈舊政府的前車之鑑。」其實，誤用孩子的健康當擋箭牌消費居住正義，才是遷校此一決策，最不正當性的具體所在。

果不其然，隨後幾天，麥寮的居民們楨上行政院長林全。許厝居民頓時成為全台灣最悔恨難安的一群人。

行政院在8月22日以詹長權教授和國衛院的一份調查報告，認為學童罹癌風險（氯乙烯VCM導致的硫代二乙酸TDGA）偏高，高層覺得事態嚴重，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為了主人翁的安全，勒令要求許厝分校的學童遷校。但林全萬萬沒想到此舉實為「拿熱臉貼冷屁股」的實證，學生、家長認為，「污染源不遷，卻要遷學校，他們絕不接受。」尤其，村長質疑：「調查正確嗎？短短三年，他們已被迫遷校兩次」。鄉長也無奈表示：「他們絕不再遷，要遷也要全村一起遷。」

群情激憤中一鄉民普遍認為，政府不安好心；而政府官員，卻認為好心沒好報，孩子健康若有問題，家長自己負責。

但奇怪的是，這一切，六輕都不必說話，隔著廠區圍牆，觀著兩虎相鬥。好像跟它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8月30日，地方有線電視台竟在播報六輕高層，現身支持雲林的身障團體，並與身障朋友們溫馨地齊作月餅、並大力訂購月餅的公益新聞，一副「天下皆醉，我獨醒」的大善人模樣！讓人不禁聯想，若要頒發十大傑出社會企業，怎能遺漏以散財童子形象深植人心的六輕？

9月8日，麥寮鄉許厝分校遷校的拔河，暫告一個段落。學生回到三公里外的橋頭國小本部，而不是中央要求遠赴離廠十公里之遙的豐榮國小，下台階已經舖設完畢，大家面子裡子都有了。但媒體形容這是「惡果肆虐、惡因隱滅」的奇怪現象。

總之，這到底是誰放的槍？能讓大家亂成一團。

B·

群情激憤中。

當人民遇到盜匪肆虐，政府非但不去捉拿盜匪、捍衛人民，而是下令人民遷村、逃難，這時候你會怎麼想？『我們繳的稅，我們組織的政府呢？』這個政府是不是已經「失敗」！？而這個政府根本比不上〈危城〉裡的一個楊團長。

電影〈危城〉說的就是楊團長捍衛「普城」的故事。「普城」居民因軍閥危害，產生「受虐症候群」的混亂和危機。其實，「受虐症候群」一詞源自「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種症狀主要說的是受害者在浩劫餘生之後，反過頭來為加害人辯護的精神創傷、扭曲的現象。在戲中，「普城」的民眾便反過來要求，甚至意圖殺害楊團長，釋放殺人魔，以求得自保並免遭到報復滅城。結果，城裡為了「甚麼才是正義」這件事，就先亂成一團，自相殘殺起來。損兵折將的結果，最終還是換來軍閥無情的屠殺。迨楊團長等人奮起抵抗，民眾才又回心轉意，願為公理而戰。

其實，〈危城〉的情節之於台灣著實已上演了四百年之久，台灣歷經荷蘭、

西班牙、鄭成功、清國、日本，到中華民國等等漫長地殖民，那個一段看不到盡頭的壓迫年代，直至國民政府時期的白色恐怖、威權年代，都曾上演過受害者為迫害者辯解、支持、擁護、效忠等等扭曲人性的「危城」現象，令人不捨也不解。

於今，六輕之於麥寮，許厝。我們竟也大開眼界的看到了「危城」和「危城的具象化」。其中，「危城」指的是麥寮因六輕設廠，而造成擁有汙染履歷二十年的DNA，從1998年六輕石化廠投資、設廠、生產開始，麥寮就已成爲不幸的「危城」了。

而「危城的具象化」，便是產生了「六輕症候群」。居民不怪罪六輕，反而認爲環保團體和國家認定的學童遭受汙染，以及罹癌的風險調查不實，許厝分校根本不必遷校，尤其分校內的設備一流（按分校離六輕廠才九百公尺，且是六輕花七千多萬元的經費補助建校興學的），不能棄置。

反觀六輕之於麥寮，長期以來，民眾抗爭不斷，養殖業受害尤深，工安意外頻傳。但政府予人的感覺卻是關心的不多，縱使出面主持正義，也只是「來

亂的」。即便有一名住大城鄉的婦人，在說明會裡好心獻策，要大家像越南一樣向台塑高額求償，但正義之聲的話語未講完，就被鄉民轟了出去。護「主」之情昭然若揭。

六輕在麥寮，不只免費為鄉民燒垃圾、挹注鄉公所活動經費、每人每年發放7200元、另外補助水電費、以及為每人投保一可領五十萬元的意外死亡保險給付，現在還蓋了長庚醫院、還補助了很多村莊的活動中心和設備、社區小公園等等。政府給不了的，由六輕給；政府要不到的，向六輕要。總之，六輕的情已凌駕於正義之上；六輕的愛已深植於人心之中。到頭來，出賣麥寮的不是六輕，反而是政府。

現在政府憑甚麼要許厝遷校？現在政府憑甚麼要向麥寮人說教？說為了孩子的健康？政府既然管不了，就不要再插手；政府既然抓不了壞人，就不要拒絕壞人所做的好事。畢竟，糖果也是壞人的慈悲。

C·

迎六輕，反六輕。

二十年的糊塗事。

二十年前舞龍舞獅迎六輕，二十年後悲憤交集反六輕。

六輕的前身是海口濱海遊憩區（1994年雲縣府已投下十億多元建設三十多項水上設施，卻因六輕變更用途而前功盡棄，照理六輕應賠償埋單這些損失才對），後來為了六輕突改為離島工業區（六輕先在宜蘭、桃園碰壁之後，而後登陸麥寮）配合開發。但隔離水道卻只留下不到一百公尺的距離，與原來保證的相差一千公尺而言，雲林一開始就已被六輕背叛，背信地偷跑了九百公尺，可說一開始就與虎謀皮，被騙的團團轉，而六輕一開始就打算吃定雲林。

許厝反遷校已是另一場誤打誤撞的反黑箱、反污染的太陽花運動。所反的是林全未溝通、未說明就定奪必須遷校的黑箱決定；並認定詹長權所做的污染調查有問題。學生家長看似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就是要反政府，即便縣長的說辭希望以孩子的健康為重，大家相忍遷校的請求，都聽不下去。還揚言不管縣長要不要派老師來，都要原校上學；不管有沒有開教室，也一定要搭帳篷讓學童留在原校。

但想索賠，門都沒有，任誰都不行。大城婦人為自己的處境發聲，要求應像越南台塑廠一樣賠償高額的汙染損失，但話才講到一半，就被許厝留校的聲音給壓了過去，轟了出去。

許厝遷校已是台灣人習慣打自己的小孩給別人看的舊慣惡習。遷校是打自己的小孩向別人賠禮的鄉愿做法，尤其面對六輕，大家都沒有面對兇手的勇氣和決心，政府想用遷校扮演鴛鴦；當地居民卻想用留校玉石俱焚。

許厝遷校反遷校的角色著實令人霧煞煞，形同一場羅生門。

主張遷校的人說，調查數據未達標準值，無法遷廠；但確已到不能住人的地步。所以，學校非遷不可。（這邏輯，令人吐血）

主張遷廠的人說，既已遷校，何不遷村，更應該是遷廠才對。（這邏輯，教人無奈）

D·

「危城」已危。「六輕症候群」已在蔓延。

衛福部說：「檢測數據雖無超標，但足以危害人體。：：遷校。」

環保署說：「未來會持續監測，新訂台灣VCM環境空氣品質標準之前。：：：：遷校。」

教育部說：「國外沒有校園與工廠如此接近的個案。現無有效防範汙染源的方法，只有保持距離一途。：：遷校。」

行政院說：「孩子第一。：：：：遷校。」

雲林縣府說：「為了孩子的健康，我們責無旁貸。：：：：遷校。」

他們說的道理都只會消費孩子說：「為了孩子的健康，：：」言下之意，卻是我們只能逃難再逃難。

你聽得下去嗎？

家長漠視危害？政府決策草率？「危城」已亂。

但六輕仍老神在在。

「危城」的「六輕症候群」則已在四處發酵。



得獎人：**顏貴雄**

得獎作品：**六房媽的隨香與傳承**

簡介：

工安環保管理

得獎感言：

此次獲評佳作，首先感謝評審們的青睞。同時特別感謝——鄭井老師。也因為鄭老師的風範與態度，讓人想把過程的點點滴滴紀錄下來，成為人生中一段精采的回憶。

回首在虎尾鎮公所服務的五年時光，深刻感受林文彬鎮長積極推展地方藝術、文化，讓在地藝文生根茁壯的願景，也因此促成故事中的時光藝術展覽。

期待未來能夠把更多在政府部門發生的二三事，寫成故事，也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溫度的、說故事的人！

六房媽的隨香與傳承

談起台灣年度的宗教民俗盛事，除了大甲媽進香遶境，已由美國探索頻道將此大甲媽祖新港進香遶境活動列為世界三大宗教慶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將這項活動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有近年熱門且信眾日愈趨多苗栗白沙屯媽祖北港進香，因其進香路線每年不固定，每每在遶境過程中顯現神蹟聞聲救苦，造成信眾趨之若鶩爭相跟隨，規模也日益壯大；另外還有雲林縣年度盛事，在今年八月份剛獲得文化部認可通過列入「國家指定無形文化資產」，數百年來維繫著五股數十村庄，年年巡守五股間護佑千萬信眾的雲林六房天上聖母過爐大典。

六房天上聖母地方人士通稱「六房媽」，林姓信徒俗稱「六房媽姑婆」或「老姑婆」，是由雲林縣斗六市、斗南鎮、虎尾鎮、土庫鎮、大埤鄉等五個鄉鎮市內數個村里與聚落組織成「股」，共同輪流奉祀，因此「六房媽」沒有固定的廟宇，雖然居無定所，但香火鼎盛，信徒與日俱增，且每年的過爐繞境慶

典總吸引數萬信眾隨香護持，是雲林縣內最重要的宗教盛事之一。

六房媽過爐順序分別為斗南股、土庫股、五間厝股、大北勢股、過溪股。其中以過溪股範圍最為廣大，村里聚落也最多，最長必須等待八十年才能輪值一次，可稱得上是一生的等待；土庫股範圍最小，只有三個小爐，卻也須十五年才能輪值一次，小弟跟隨六房媽的歷史只有十數年，追溯於西元2005年，六房媽當年輪值於土庫股土庫小爐，因紅壇在住家附近，家母常常帶小女到紅壇拜拜祈福，小女當時正值牙牙學語，顛預學步時期，到紅壇拜拜，因年幼參拜動作可愛討喜，時常引起紅壇內信眾注意與喜愛，紛紛拿糖果餅乾鼓勵，小女也在此學習著參拜六房媽，欣賞紅壇內信眾酬謝神明的布袋戲表演。

西元2006年以前，我都是跟隨家母參與小爐（未輪值股）擔任小爐公廟神轎車的隨車護駕，與沿路信眾交換香，或是接受熱情信眾提供的補給品、結緣品等，這也是一種交流，雖無特殊語言，但人與人之間，某些時候只需一個動作就可以意會，隨著家母年紀大行動較不方便，在此次六房媽離開土庫到五間厝股，準備過爐大典搬家時，小弟榮幸受邀參與擔任土庫股卸任爐主的爐主花

擔花任務，與十數位婆婆媽媽一起輪流擔花，正所謂花可以有發財，或發的含意，這是我第一次正式參與六房媽過爐大典，在正式陣頭行列，覺得參與擔花任務既新鮮又充滿挑戰（全程在三十到四十公里間），花擔都不可以落地，沿途感受滿滿信眾虔誠心，一路上飲料點心不斷，都可以獲得補給，這也是六房媽過爐另一特色，值年輪值股信眾不必隨香，但需準備茶水點心供應給隨香信眾，等結束繞境行程時，還有分旗腳活動，所謂分旗腳就是輪值股股民須分配一定數量的辦桌，來迎接其他四股香客吃平安，答謝香客護持六房媽過爐來本庄駐駕賜福的活動。

在西元2008年起，小弟加入在地廟宇轎班，獲六房媽大轎班青睞，得到六房媽過爐大典，擔任抬轎重責大任，肩負七尊六房媽神尊過爐坐轎任務，為何有七尊六房媽神像呢？開基六房媽神尊相傳為西元1654年清順治年間，由林氏六兄弟奉請渡海來台供奉，因年代久遠深具歷史價值與精神，為讓五股信眾方便迎請六房媽到其他股內作客，也為保護這富有歷史價值的開基神像，雲林六房媽會於1982年增塑六房媽副駕一尊（稱號：六尊，俗稱老副媽）；於

1992年另增塑五尊新的六房媽副駕（稱號：房尊、天尊、上尊、聖尊、母尊，俗稱新副媽）。

六房媽大轎班共有一頂武轎，三頂聖母神轎，武轎所坐神尊為六房媽駕前文將軍、武將軍、千里眼將軍、順風耳將軍，俗稱四大將，負責肩負過爐繞境開路先鋒重任；在三頂六房媽神轎前的陣頭是六房媽過爐繞境的固定陣頭，包括馬頭鑼與駕前執事牌，六房媽過爐歷史悠久，從執事牌中可見，執事牌最前面通常是「肅靜」、「迴避」，屬告示牌的一種，但六房媽執事牌最開頭是聖銜牌，將六房媽頭銜直接顯現，六房天上聖母²⁴及欽賜祀典²⁵，時間為光緒十五年由當時祭祀職員徐德新叩謝製做，從光緒十五年算來已接近一百三十年歷史，可見六房媽過爐祭典歷史悠久傳承；執事牌後是象徵「添丁」的燈擔，若信眾向六房媽祈願求子者，可以用擔燈來求子或還願，燈擔後是象徵「發財」與「好姻緣」的花擔，六房媽是女性，花有代表漂亮之意思，擔花也可以象徵是讓六房媽漂亮的參與過爐大典，未婚男女也可以擔花祈願求好姻緣或是祈願事業或工作順利發財含意；接著是第一頂神轎稱為新副媽神轎，在過爐慶典中負責紅壇五尊六房媽新副媽的抬轎任務；第二頂神轎稱為老副媽神轎，負責紅

壇內六房媽老副媽抬轎任務，第三頂神轎就是開基六房媽正駕神轎，在六房媽正駕轎前，有一支身穿古代士兵服色，手拿各式驅邪法器，領隊身著一身將軍服飾的顯眼隊伍，俗稱中軍班，來自虎尾安溪里，中軍班參與六房媽過爐繞境歷史已有百年以上，是過爐繞境時不可或缺의陣頭及特色，六房媽正駕在起轎前，一定要經過中軍班的儀式（俗稱唱班）啟轎，才可以出發，是一項過爐繞境中很奇特的傳統，據耆老轉述，中軍班唱班儀式進行時，具驅邪避凶神奇效果，通常中軍班隊伍會一字排開，站在六房媽神轎兩側，手持驅邪法器，為首者手持令旗站在對伍前方，將軍口念咒語，手持軍旗指揮兵將，神轎正後方不可以站人需淨空，避免沖煞，待將軍唱班儀式進行完備，燃放一串鞭炮後，六房媽神轎方可啟程。

很榮幸我第一次擔任六房媽大轎班就是服務正駕轎，既興奮又緊張，也因此熱情投入六房媽轎班編制，今年正好幫六房媽擔任抬轎服務滿十年，每年都以輕鬆的步伐，跟隨護送著六房媽，過爐到新的紅壇，每年輪替擔任神轎轎班任務，抬轎行進中，內心都會虔誠的向六房媽姑婆祈願闔家平安健康，近距離

親近六房媽，看六房媽慈祥的容貌，年年有著不同的體認。

六房媽姑婆慈悲為懷，庇祐五股信眾，不興建固定廟宇讓百姓供奉，而是以紅壇駐駕方式，每年巡守五股間，大街小巷巡視著祂的子民，哪怕只是一條不起眼的巷道，且住戶遠在百米外，只要設有香案，神轎必會親至降福，安定民心。畢竟村庄輪值六房媽正駕的駐駕等待短則十五年，長則八十年才能輪值一次，這往往是一生的等待與期望啊！過爐繞境也是每一個輪值股每五年才能輪得到一次，可以預見過爐的人潮與盛況，非得親眼目睹參與，才能領略箇中滋味與感受。當我跟在六房媽姑婆旁護駕及抬轎時，看著善男信女虔誠備香案，嘴裡喃喃祝禱，過爐時出舊紅壇開始讓信眾鑽轎底時間，看著十方善信，不分男女老幼，依序排隊鑽轎底，發自內心的總有萬分感動與情緒，鑽轎底隊伍綿延數公里長，我也會幫忙攙扶老弱婦幼，每年跟在正駕轎後面的隨香信眾，有步行的，也有騎車的，個個手拿馨香，虔誠的跟隨在正駕轎後面，追隨六房媽的腳步，巡香到下一個過爐紅壇，隨香信眾綿延數百公尺，場面壯觀而特別。

多年來接觸六房媽過爐事宜，除了聽聞多位前輩耆老講述六房媽顯聖的神蹟，（像是日據時期的土庫順天宮避難，免除六房媽被日本皇民化政策所銷毀，得以傳承這三百年金身正駕、六房媽的壓轎金、舊神衣、紅陵帶所具備的神奇驅邪醫療效果等），也親自體會六房媽冥冥中護佑著親人，指引自己正確往前的腳步，感受到祂神力庇佑，心存感恩。今年特地擲筊請示六房媽，自發性的利用小符折成祈福小神衣，過六房媽淨爐加持，加上求來印有六房媽大印的壓轎金與香火袋，隨機分送給鑽轎底信眾和輪值股的住家，數量雖不多，但分享了六房媽姑婆的大愛與庇祐，增信念、保平安，弘揚六房媽過爐精神，凝聚地方信仰力量，始終懷著感恩的心，盡自己一份小小心力，做好文化傳承，路上看到小朋友不吝與香客分享飲料點心，在他們心中，或許這是熱鬧慶典，但這也是六房媽姑婆用祂的意念來教導小朋友，讓傳承的種子在心中萌芽茁壯，也在指示我們如何做好傳承與永續。

三百多年來的文化傳承，一代傳過一代，儘管時空背景已逐漸改變，昔年農村生活中常見鑼鼓喧天的舞龍舞獅、逗趣的布馬陣等傳統陣頭表演逐漸沒落，除了是因現代工作在農村的年輕人少，大多往都市或工業區發展，受限於上班時間，往往無法加入地方陣頭練習，傳承陣頭的老師傅在無人可教情況下，漸漸失去陣頭傳承，取而代之的是震天嘎響的電音舞曲，與扭腰擺臀的熱舞女

孩，尤其現在民眾日益重視環保，也有越來越多信眾體認到這件事，在過爐繞境中，發現許多新興社區，年齡層較輕的信眾，以掌聲代替鞭炮聲，用熱情掌聲歡迎六房媽姑婆蒞臨社區祈福，用熱情的聲音呼喊：「六房媽姑婆我愛妳」的口號來代替鞭炮聲，這也是一種民俗的改變與傳承。

個人期待有這麼一天，在六房媽過爐大典上，大家放下手邊工作，彷彿回到七零年代，重視這樣的盛會，輪值股信眾闔家大小，擺設香案禮炮，以鄉下人辦喜事的心態，來恭迎六房媽聖駕，並以家戶流水席的方式分旗腳款待香客及親朋好友，其他四股信眾，能以各項傳統且逐漸失傳的陣頭，加上各地方宮廟神尊全程以抬轎方式，熱鬧且不失尊重的來參與六房媽過爐繞境聖事。當然這些僅只於想法，因為五股內信眾越來越多，各社區的積極開發也吸引不少外來人口居住，繞境範圍不斷擴大，各社區都希望能在過爐繞境當天得到六房媽鑾駕親到社區賜福保平安，也因此每年繞境路線不斷延伸，繞境時程都嚴重耽誤，但六房媽會及值年爐主大都抱持圓滿完成為目標，儘可能滿足各社區的祈福願望，讓過爐能圓滿順利。

在傳統文化漸漸式微下，年輕的世代，除了要體認傳統文化的正當性與重要性，更要能堅持信念，創意且多元的傳承這份文化，雖然環保部門一直鼓吹禁止燃燒金紙金香燃放鞭炮，這樣的情形雖有使金紙金香燃燒減少，但並沒有完全消失，我個人覺得與其禁止燃燒金香、金紙、鞭炮，不如宣導減量更有意義，畢竟文化是很抽象的議題，信眾可以藉著馨香的祝禱，上達天聽，向神明訴說心事與難題，讓心事得以宣洩與排除，達到精神的放鬆與心靈寄託。實在不宜全面禁止；在文創風興盛的現在，有更多年輕人設計出更新更多樣的文創商品，諸如各式各樣的小神衣、祈福錢母、放天燈、小符神衣等祈福小物，搭配傳統的壓轎金、神符八卦等，透過各式文創商品，讓文化以更多層次及方式顯現，在在都是一種文化傳承的突破，很高興也與有榮焉，參與的六房媽過爐大典能繼民國102年登錄為縣定無形文化資產並入選內政部宗教百景節慶信仰後，在今年八月由文化部登錄為國家級無形文化資產，讓這項維持三百六十多年的過爐傳統獲得世代傳承得以延續。